

宋史

卷三百六十五  
三百六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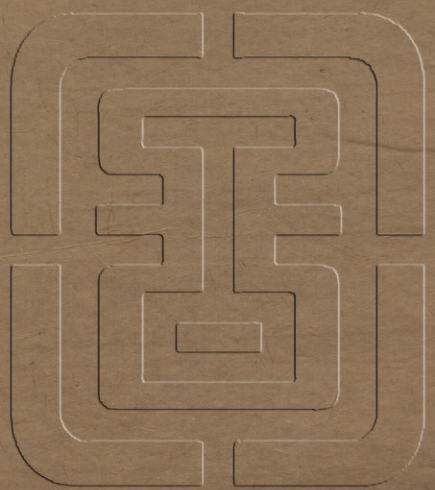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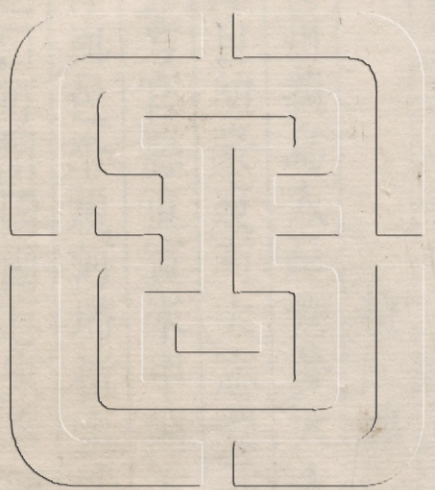
涵芬樓  
影印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時



宋史卷三百六十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十九

宗澤

趙鼎

宗澤字汝霖婺州義烏人母劉夢天大雷電光燭其身  
翌日而澤生澤自幼豪爽有大志登元祐六年進士第  
廷對極陳時弊考官惡直寘末甲調大名館陶尉呂惠  
卿師鄭延檄澤與邑令視河埽檄至澤適喪長子奉檄  
遽行惠卿聞之曰可謂國爾忘家者適朝廷大開御河  
時方隆冬役夫僵仆于道中使督之急澤曰浚何細事

乃上書其帥曰時方凝寒徒苦民而功未易集少需之  
至初春可不擾而辦卒用其言上聞從之惠卿辟爲屬  
辭調衢州龍游令民未知學澤爲建庠序設師儒講論  
經術風俗一變自此擢科者相繼調晉州趙城令下車  
請升縣爲軍書聞不盡如所請澤曰承平時固無慮它  
日有警當知吾言矣知萊州掖縣部使者得旨市牛黃  
澤報曰方時疫癘牛飲其毒則結爲黃今和氣橫流牛  
安得黃使者怒欲劾邑官澤曰此澤意也獨銜以聞通  
判登州境內官田數百頃皆不毛之地歲輸萬餘緡率  
橫取於民澤奏免之朝廷遣使由登州結女真盟海上

謀夾攻契丹澤語所親曰天下自是多事矣退居東陽  
結廬山谷間靖康元年中丞陳過庭等列薦假宗正少  
卿克和議使澤曰是行不生還矣或問之澤曰敵能悔  
過退師固善否則安能屈節北庭以辱君命乎議者謂  
澤剛方不屈恐害和議上不遣命知磁州時太原失守  
官兩河者率託故不行澤曰食祿而避難不可也卽日  
單騎就道從羸卒十餘人磁經敵騎蹂躪之餘人民逃  
徙帑廩枵然澤至繕城壁浚隍池治器械募義勇始爲  
固守不移之計上言邢洺磁趙相五州各蓄精兵二萬  
人敵攻一郡則四郡皆應是一郡之兵常有十萬人上

嘉之除河北義兵都總管金人破真定引兵南取慶源  
自李固渡渡河恐澤兵躡其後遣數千騎直扣磁州城  
澤懷甲登城令壯士以神臂弓射走之開門縱擊斬首  
數百級所獲羊馬金帛悉以賞軍士康王再使金行至  
磁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反金敵又詭辭以致大王願  
勿行王遂回相州有詔以澤爲副元帥從王起兵入援  
澤言宜急會兵李固渡斷敵歸路衆不從迺自將兵趨  
渡道遇北兵遣秦光弼張德夾攻大破之金人旣敗乃  
留兵分屯澤遣壯士夜擣其軍破三十餘砦時康王開  
大元帥府檄兵會大名澤履冰渡河見王謂京城受圍

日久入援不可緩會簽書樞密院事曹輔齎蠟封欽宗  
手詔至自京師言和議可成澤曰金人狡譎是欲款我  
師爾君父之望入援何啻饑渴宜急引軍直趨澶淵次  
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吾兵已在城  
下汪伯彥等難之勸王遣澤先行自是澤不得預府中  
謀議矣二年正月澤至開德十三戰皆捷以書勸王檄  
諸道兵會京城又移書北道總管趙野河東北路宣撫  
范訥知興仁府曾楸合兵入援三人皆以澤爲狂不答  
澤以孤軍進都統陳淬言敵方熾未可輕舉澤怒欲斬  
之諸將乞貸淬使得效死澤命淬進兵遇金人敗之金

宋史卷三百六 死傳  
三  
人攻開德澤遣孔彥威與戰又敗之澤度金人必犯濮  
先遣三千騎往援金人果至敗之金人復向開德權邦  
彥孔彥威合兵夾擊又大敗之澤兵進至衛南度將孤  
兵寡不深入不能成功先驅云前有敵營澤揮衆直前  
與戰敗之轉戰而東敵益生兵至王孝忠戰死前後皆  
敵壘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從死中求生士  
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級金人大敗退却數  
十餘里澤計敵衆十倍於我今一戰而却勢必復來使  
悉其鐵騎夜襲吾軍則危矣乃暮徙其軍金人夜至得  
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兵澤出其不意遣兵過

大河襲擊敗之王承制以澤爲徽猷閣待制時金人逼  
二帝北行澤聞卽提軍趨滑走黎陽至大名欲徑渡河  
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而勤王之兵卒無一至者又聞  
張邦昌僭位欲先行誅討會得大元帥府書約移師近  
都按甲觀變澤復書于王曰人臣豈有服赭袍張紅蓋  
御正殿者乎自古姦臣皆外爲恭順而中藏禍心未有  
竊據寶位改元肆赦惡狀昭著若邦昌者今二聖諸王  
悉渡河而北惟大王在濟天意可知宜亟行天討興復  
社稷且言邦昌僞赦或啓姦雄之意望遣使分諭諸路  
以定民心又上書言今天下所屬望者在於大王大王

行之得其道則有以慰天下之心所謂道者近剛正而遠柔邪納諫諍而拒諛佞尚恭儉而抑驕侈體憂勤而忘逸樂進公實而退私僞因累表勸進王卽帝位于南京澤入見涕泗交頤陳興復大計時與李綱同入對相見論國事慷慨流涕綱奇之上欲留澤潛善等沮之除龍圖閣學士知襄陽府時金人有割地之議澤上疏曰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陛下當兢兢業業思傳之萬世奈何遽議割河之東西又議割陝之蒲解乎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姦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說以乞盟終致二聖北遷宗社蒙恥

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卽位四十日矣未聞有大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云不得謄播赦文於河之東西陝之蒲解者是禡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也臣雖驚怯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上覽其言壯之改知青州時年六十九矣開封尹闕李綱言綏復舊都非澤不可尋徙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兵民雜居盜賊縱橫人情恟恟澤威望素著旣至首捕誅舍賊者數人下令曰爲盜者賊無輕重並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民賴以安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衆七十

萬車萬乘欲據京城澤單騎馳至善營泣謂之曰朝廷當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效力遂解甲降時楊進號沒角牛兵三十萬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各擁衆數萬往來京西淮南河南北侵掠爲患澤遣人諭以禍福悉招降之上疏請上還京俄有詔荆襄江淮悉備巡幸澤上疏言開封物價市肆漸同平時將士農民商旅士大夫之懷忠義者莫不願陛下亟歸京師以慰人心其唱爲異議者非爲陛下忠謀不過如張邦昌輩陰與金人爲地爾除延康殿學士京城留守兼開封尹

時金遣人以使僞楚爲名至開封府澤曰此名爲使而實覘我也拘其人乞斬之有詔所拘金使延置別館澤曰國家承平二百年不識兵革以敵國誕謾爲可憑信恬不置疑不惟不嚴攻討之計其有實欲賈勇思敵所愾之人士大夫不以爲狂則以爲妄致有前日之禍張邦昌耿南仲輩所爲陛下所親見也今金人假使僞楚來覘虛實臣愚乞斬之以破其姦而陛下惑於人言令遷置別館優加待遇臣愚不敢奉詔以彰國弱上乃親札諭澤竟縱遣之言者附潛善意皆以澤拘留金使爲非尚書左丞許景衡抗疏力辨且謂澤之爲尹威名政



續卓然過人今之縉紳未見其比乞厚加任使以成禦敵治民之功真定懷衛間敵兵甚盛方密脩戰具爲入攻之計而將相恬不爲慮不脩武備澤以爲憂乃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以圖收復而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沿河鱗次爲連珠砦連結河東河北山水砦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有詔如淮甸澤上表諫不報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澤一見奇之曰此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澤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遂升飛爲統制飛由是知名澤視師

河北還上疏言陛下尚留南都道路籍籍咸以爲陛下舍宗廟朝廷使社稷無依生靈失所仰戴陛下宜亟回汴京以慰元元之心不報復抗疏言國家結好金人欲以息民卒之劫掠侵欺靡所不至是守和議果不足以息民也當時固有阿意順旨以叨富貴者亦有不相詭隨以獲罪戾者陛下觀之叨富貴者爲是乎獲罪戾者爲是乎今之言遷幸者猶前之言和議爲可行者也今之言不可遷者猶前日之言和議不可行者也惟陛下熟思而審用之且京師二百年積累之基業陛下奈何輕棄以遺敵國乎詔遣官迎奉六宮往金陵澤上疏曰

京師天下腹心也兩河雖未救寧特一手臂之不信爾  
今遽欲去之非惟一臂之弗瘳且并與腹心而棄之矣  
昔景德間契丹寇澶淵王欽若江南人卽勸幸金陵陳  
堯叟蜀人卽勸幸成都惟寇準毅然請親征卒用成功  
臣何敢望寇準然不敢不以章聖望陛下又條上五事  
其一言黃潛善汪伯彥贊南幸之非澤前後建議經從  
三省樞密院輒爲潛善等所抑每見澤奏疏皆笑以爲  
狂金將兀術渡河謀攻汴京諸將請先斷河梁嚴兵自  
固澤笑曰去冬金騎直來正坐斷河梁耳乃命部將劉  
衍趨滑劉達趨鄭以分敵勢戒諸將極力保護河梁以

俟大兵之集金人聞之夜斷河梁遁去二年金人自鄭  
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恐僚屬入問計澤方對客  
圍碁笑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銳  
數千使繞出敵後伏其歸路金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前  
後來擊之金人果敗金將黏罕據西京與澤相持澤遣  
部將李景良閻中立郭俊民領兵趨鄭遇敵大戰中立  
死之俊民降景良遁去澤捕得景良謂曰不勝罪可恕  
私自逃是無主將也斬其首以徇旣而俊民與金將史  
姓者及燕人何仲祖等持書來招澤澤數俊民曰汝失  
利死尚爲忠義鬼今反爲金人持書相誘何面目見我

乎斬之謂吏曰我受此土有死而已汝爲人將不能以死敵我乃欲以兒女子語誘我乎亦斬之謂仲祖脅從貸之劉衍還金人須入滑部將張搆請往掾澤選兵五千付之戒毋輕戰以需援搆至滑迎戰敵騎十倍諸將請少避其鋒搆曰避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公力戰死之澤聞搆急遣王宣領騎五千救之搆死二日宣始至與金人大戰破走之澤迎搆喪歸恤其家以宣權知滑州金人自是不復犯東京山東盜起執政謂其多以義師爲名請下令止勤王澤疏曰自敵圍京城忠義之士憤懣爭奮廣之東西湖之南北福建江淮越數千里爭先

勤王當時大臣無遠識大畧不能撫而用之使之饑餓困窮弱者填溝壑强者爲盜賊此非勤王者之罪乃一時錯置乖謬所致耳今河東西不從敵國而保山砦者不知其幾諸處節義之夫自黥其面而爭先救駕者復不知其幾此詔一出臣恐草澤之士一旦解體倉卒有急誰復有願忠效義之心哉王策者本遼酋爲金將往來河上澤擒之解其縛坐堂上爲言契丹本宋兄弟之國今女真辱吾主又滅而國義當協謀雪恥策感泣願效死澤因問敵國虛實盡得其詳遂決大舉之計召諸將謂曰汝等有忠義心當協謀勦敵期還二聖以立大

功言訖泣下諸將皆泣聽命金人戰不利悉引兵去澤  
疏諫南幸言臣爲陛下保護京城自去年秋冬至于今  
春又三月矣陛下不早回京城則天下之民無所依戴  
除資政殿學士又遣子穎詣行闕上疏曰天下之事見  
幾而爲待時而動則事無不成今收復伊洛而金酋渡  
河捍蔽滑臺而敵國屢敗河東河北山砦義民引領舉  
踵日望官兵之至以幾以時而言之中興之兆可見而  
金人滅亡之期可必在陛下見幾乘時而已又言昔楚  
人城郢史氏鄙之今聞有旨於儀真教習水戰是規規  
爲偏霸之謀非可鄙之甚者乎傳聞四方必謂中原不

守遂爲江寧控扼之計耳先是澤去磁以州事付兵馬  
鈐轄李侃統制趙世隆殺之至是世隆及弟世興以兵  
二萬來歸衆懼其變澤曰世隆本吾一校爾何能爲世  
隆至責之曰河北陷沒吾宋法令與上下之分亦陷沒  
邪命斬之時世興佩刃侍側衆兵露刃庭下澤徐謂世  
興曰汝兄誅汝能奮志立功足以雪耻世興感泣金人  
攻滑州澤遣世興往救世興至掩其不備敗之澤威聲  
日著北方聞其名常尊憚之對南人言必曰宗爺爺澤  
疏言丁進數十萬衆願守護京城李成願扈從還闕卽  
渡河勦敵楊進等兵百萬亦願渡河同致死力臣聞多

助之至天下順之陛下及此時還京則衆心翕然何敵國之足憂乎又奏言聖人愛其親以及人之親所以教人孝敬其兄以及人之兄所以教人弟陛下當與忠臣義士合謀肆討迎復二聖今上皇所御龍德宮儼然如舊惟淵聖皇帝未有宮室望改脩寶籙宮以爲迎奉之所使天下知孝於父弟於兄是以身教也上乃降詔擇日還京澤前後請上還京二十餘奏每爲潛善等所抑憂憤成疾疽發于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積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衆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

淚滿襟翌日風雨晝晦澤無一語及家事但呼過河者三而薨都人號慟遺表猶贊上還京贈觀文殿學士通議大夫謚忠簡澤質直好義親故貧者多依以爲活而自奉甚薄常曰君父側身嘗膽臣子乃安居美食邪始澤招集羣盜聚兵儲糧結諸路義兵連燕趙豪傑自謂渡河尅復可指日冀有志弗就識者恨之子穎居戎幕素得士心澤薨數日將士去者十五都人請以穎繼父任會朝廷已命杜克留守乃以穎爲判官克反澤所爲頗失人心穎屢爭之不從乃請持服歸自是豪傑不爲用羣聚城下者復去爲盜而中原不守矣穎官終兵部

郎中

趙鼎字元鎮解州聞喜人生四歲而孤母樊教之通經史百家之書登崇寧五年進士第對策斥章惇誤國累官爲河南洛陽令宰相吳敏知其能擢爲開封士曹金人陷太原朝廷議割三鎮地鼎曰祖宗之地不可以與人何庸議已而京師失守二帝北行金人議立張邦昌鼎與胡寅張浚逃大學中不書議狀高宗卽位除權戶部員外郎知樞密院張浚薦之除司勳郎官上幸建康詔條具防秋事宜鼎言宜以六宮所止爲行宮車駕所止爲行在擇精兵以備儀衛其餘兵將分布江淮使敵

莫測巡幸之定所上納之久雨詔求闕政鼎言自熙寧間王安石用事變祖宗之法而民始病假闕國之謀造生邊患興理財之政窮困民力設虛無之學敗壞人才至崇寧初蔡京託紹述之名盡祖安石之政凡今日之患始於安石成於蔡京今安石猶配享廟廷而京之黨未除時政之闕無大於是上爲罷安石配享擢右司諫旋遷殿中侍御史劉光世部將王德擅殺韓世忠之將而世忠亦率部曲奪建康守府解鼎言德總兵在外專殺無忌此而不治孰不可爲命鼎鞫德鼎又請下詔切責世忠而指取其將吏付有司治罪諸將肅然上曰肅

宗興靈武得一李勉朝廷始尊今朕得卿無愧昔人矣  
中丞范宗尹言故事無自司諫遷殿中者上曰鼎在言  
路極舉職所言四十事已施行三十有六遂遷侍御史  
北兵至江上幸會稽召臺諫議去留鼎陳戰守避三策  
拜御史中丞請督王瓚進軍宣州周望分軍出廣德劉  
光世渡江駐蘄黃爲邀擊之計又言經營中原當自關  
中始經營關中當自蜀始欲幸蜀當自荆襄始吳越介  
在一隅非進取中原之地荆襄左顧川陝右控湖湘而  
下瞰京洛三國所必爭宜以公安爲行闕而屯重兵于  
襄陽運江浙之粟以資川陝之兵經營大業計無出此

韓世忠敗金人于黃天蕩宰相呂頤浩請上幸浙西下  
詔親征鼎以爲不可輕舉頤浩惡其異已改鼎翰林學  
士鼎不拜改吏部尚書又不拜言陛下有聽納之誠而  
宰相陳拒諫之說陛下有眷待臺臣之意而宰相挾挫  
沮言官之威堅臥不出疏頤浩過失凡千言上罷頤浩  
詔鼎復爲中丞謂鼎曰朕每聞前朝忠諫之臣恨不之  
識今於卿見之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金人攻  
楚州鼎奏遣張俊往援之俊不行山陽遂陷金人留淮  
上范宗尹奏敵未必能再渡鼎曰勿恃其不來恃吾有  
以待之三省當以敵退爲陛下援人才脩政事密院常

虞敵至爲陛下申軍律治甲兵卽兩得之上曰卿等如此朕復何憂鼎以楚州之失上章丐去會辛企宗除節度使鼎言企宗非軍功忤旨出奉祠除知平江府尋改知建康又移知洪州京西招撫使李橫欲用兵復東京鼎言橫烏合之衆不能當敵恐遂失襄陽已而橫戰不利走襄陽竟陷召拜參知政事宰相朱勝非言襄陽國之上流不可不急取上問岳飛可使否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簽樞徐俯不以爲然飛出師竟復襄陽鼎乞令韓世忠屯泗上劉光世出陳蔡光世請入奏俯欲許之鼎不可僞齋宿遷令來歸俯欲斬送劉豫鼎復爭

之俯積不能平乃求去朱勝非兼知樞密院言者謂當國者不知兵乞令參政通知由是爲勝非所忌除鼎知樞密院川陝宣撫使鼎辭以非才上曰四川全盛半天下之地盡以付卿黜陟專之可也時吳玠爲宣撫副使鼎奏言臣與玠同事或節制之耶上乃改鼎都督川陝諸軍事鼎所條奏勝非多沮抑之鼎上疏言頃張浚出使川陝國勢百倍於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有礪山帶河之勢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以被竄逐今臣無浚之功而當其任遠去朝廷其能免於紛紛乎又言臣所請兵不滿數千半皆老弱所齎金帛至微



薦舉之人除命甫下彈墨已行臣日侍宸衷所陳已艱  
難況在萬里之外乎時人士皆惜其去臺諫有留行者  
會邊報沓至鼎每陳用兵大計及朝辭上曰卿豈可遠  
去當遂相卿九月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兼知樞密院事制下朝士相慶時劉豫子麟與金人合  
兵大入舉朝震恐鼎論戰禦之計諸將各異議獨張俊  
以爲當進討鼎是其言有勸上他幸者鼎曰戰而不捷  
去未晚也上亦曰朕當親總六師臨江決戰鼎喜曰累  
年退怯敵志益驕今聖斷親征成功可必於是詔張俊  
以所部援韓世忠而命劉光世移軍建康且促世忠進

兵世忠至揚州大破金人於大儀鎮方警報交馳劉光  
世遣人諷鼎曰相公自入蜀何事爲他人任患世忠亦  
謂人曰趙丞相真敢爲者鼎聞之恐上意中變乘間言  
陛下養兵十年用之正在今日若少加退沮卽人心渙  
散長江之險不可復恃矣及捷音日至車駕至平江下  
詔聲逆豫之罪欲自將渡江決戰鼎曰敵之遠來利於  
速戰遽與爭鋒非策也且豫猶遣其子豈可煩至尊耶  
帝爲止不行未幾簽書樞密院事胡松年自江上還云  
北兵大集然後知鼎之有先見也張俊久廢鼎言俊可  
大任乃召除知樞密院命俊往江上視師時敵兵久駐

淮南知南兵有備漸謀北歸鼎曰金人無能爲矣命諸將邀諸淮連敗之金人遁去上謂鼎曰近將士致勇爭先諸路守臣亦翕然自效乃朕用卿之力也鼎謝曰皆出聖斷臣何力之有焉或問鼎曰金人頃國來攻衆皆恟懼公獨言不足畏何耶鼎曰敵衆雖盛然以豫邀而來非其本心戰必不力以是知其不足畏也上嘗語張浚曰趙鼎真宰相天使佐朕中興可謂宗社之幸也鼎奏金人遁歸尤當博采羣言爲善後之計於是詔呂頤浩等議攻戰備禦措置綏懷之方五年上還臨安制以鼎守左僕射知樞密院事張浚守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鼎以政事先後及人才所當召用者條而置之座右次第奏行之制以貴州防禦使瑗爲保慶軍節度使封建國公於行宮門外建資善堂鼎薦范冲爲翊善朱震爲贊讀朝論謂二人極天下之選建炎初嘗下詔以姦臣誣蔑宣仁保佑之功命史院刊脩未及行朱勝非爲相上諭之曰神宗哲宗兩朝史事多失實非所以傳信後世宜召范冲刊定勝非言神宗史增多王安石日錄哲宗史經京下之手議論多不正命官刪脩誠足以彰二帝盛美會勝非去位鼎以宰相監脩二史是非各得其正上親書忠正德文四字賜鼎又以

御書尚書一帙賜之曰書所載君臣相戒飭之言所以  
賜卿欲共由斯道鼎上疏謝劉豫遣子麟猊分路入寇  
時張俊屯盱眙楊沂中屯泗韓世忠屯楚岳飛駐鄂劉  
光世駐廬沿江上下無兵上與鼎以爲憂鼎移書浚欲  
令浚與沂中合兵勦敵光世乞捨廬還太平又乞退保  
采石鼎奏曰豫逆賊也官軍與豫戰而不能勝或更退  
守何以立國今賊已渡淮當亟遣張俊合光世之軍盡  
掃淮南之寇然後議去留上善其策詔二將進兵俊軍  
至藕塘與猊戰大破之鼎命沂中趨合肥以會光世光  
世已棄廬回江北浚以書告鼎鼎曰上詔浚有不用命

者聽以軍法從事光世大駭復進至肥河與麟戰破之  
麟猊拔柵遁去浚在江上嘗遣其屬呂祉入奏事所言  
誇大鼎每抑之上謂鼎曰他日張浚與卿不和必呂祉  
也後浚因論事語意微侵鼎言臣初與浚如兄弟因  
呂祉離間遂爾睽異今浚成功當使展盡底蘊浚當留  
臣當去上曰俟浚歸議之浚嘗奏乞幸建康而鼎與沂  
彥質請回驛臨安暨浚還乞乘勝攻河南且罷劉光世  
軍政鼎言擒豫固易耳然得河南能保金人不內侵乎  
光世累世爲將無故而罷之恐人心不安浚滋不悅鼎  
以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七 years 上幸建康罷劉光世

以王德爲都統制酈瓊副之並聽參謀兵部尚書呂祉  
節制瓊與德有宿怨訴于祉不得直執祉以全軍降僞  
齊浚引咎去位乃以萬壽觀使兼侍讀召鼎入對拜尚  
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進四官上言  
淮西之報初至執政奏事皆失措惟朕不爲動鼎曰今  
見諸將尤須靜以待之不然益增其驕蹇之心臺諫交  
論淮西無備鼎曰行朝擁兵十萬敵騎直來自足抗之  
設有他虞鼎身任其責淮西迄無驚鼎嘗乞降詔安撫  
淮西上曰俟行遣張浚朕當下罪己之詔鼎言浚已落  
職上曰浚罪當遠竄鼎奏浚母老且有勤王功上曰功

過自不相掩已而內批出浚謫置嶺南鼎留不下詰且  
約同列掾解上怒殊未釋鼎力懇曰浚罪不過失策耳  
凡人計慮豈不欲萬全儻因一失便寘之死地後有奇  
謀秘計誰復敢言者此事自關朝廷非獨私浚也上意  
乃解遂以散官分同居永州鼎旣再相或議其無所施  
設鼎聞之曰今日之事如人患羸當靜以養之若復加  
攻砭必傷元氣矣金廢劉豫鼎遣間招河南守將壽毫  
陳蔡之間往往舉城或率部曲來歸得精兵萬餘馬數  
千知廬州劉錡亦奏言淮北歸正者不絕度今歲可得  
四五萬上喜曰朕常慮江池數百里備禦空虛今得此

軍可無患矣金人遣使議和朝論以爲不可信上怒鼎曰陛下於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讎今屈已請和不憚爲之者以梓宮及母后耳羣臣憤懣之辭出於愛君不可以爲罪陛下宜諭之曰講和非吾意以親故不得已爲之但得梓宮及母后還敵雖渝盟吾無憾焉上從其言羣議遂息潘良貴以向于諛奏事久叱之退上欲抵良貴罪非同爲之辨欲併逐同鼎奏子諛雖無罪而同與良貴不宜逐二人竟出給事中張致遠謂不應以一子諛出二佳士不書黃上怒顧鼎曰固知致遠必繳駁鼎問何也上曰與諸人善蓋已有先入之言由是不樂於

鼎矣秦檜繼留身奏事旣出鼎問帝何言檜曰上無他恐丞相不樂耳御筆和州防禦使璩除節鉞封國公鼎奏建國雖未正名天下皆知陛下有子社稷大計也在今禮數不得不異所以繫人心不使之二三而惑也上曰姑徐之檜後留身不知所云鼎嘗闕和議與檜意不合及鼎以爭璩封國事拂上意檜乘間擠鼎又薦蕭振爲侍御史振本鼎所引及入臺劾參知政事劉大中罷之鼎曰振意不在大中也振亦謂人曰趙丞相不待論當自爲去就會殿中侍御史張戒論給事中勾濤濤言戒之擊臣乃趙鼎意因詆鼎結臺諫及諸將上聞益疑

鼎引疾求免言大中持正論爲章惇蔡京之黨所嫉臣  
議論出處與大中同大中去臣何可留乃以忠武節度  
使出知紹興府尋加檢校少傅改奉國軍節度使檜率  
執政往餞其行鼎不爲禮一揖而去檜益憾之鼎旣去  
王庶入對上謂庶曰趙鼎兩爲相於國大有功再贊親  
征皆能決勝又鎮撫建康回鑾無患他人所不及也先  
是王倫使金從鼎受使指問禮數則答以君臣之分已  
定問地界則答以大河爲界二者從事之大者或不從  
則已倫受命而行至是倫與金使俱來以撫諭江南爲  
名上歎息謂庶曰使五日前得此報趙鼎豈可去耶初  
車駕還臨安內侍移竹栽入內鼎見責之曰良嶽花石  
之擾皆出汝曹今欲蹈前轍耶因奏其事上改容謝之  
有戶部官進錢入宮者鼎召至相府切責之翌日問上  
曰某人獻錢耶上曰朕求之也鼎奏某人不當獻陛下  
不當求遂出其人與郡鼎嘗薦胡寅魏矼晏敦復潘良  
貴呂本中張致遠等數十人分布朝列暨再相奏曰今  
清議所與如劉大本胡寅呂本中常同林季仲之流陛  
下能用之乎妬賢長惡如趙霈胡世將周秘陳公輔之  
徒陛下能去之乎上爲徙世將而公輔等尋補外上嘗  
中批二人付廟堂升擢鼎奏疎遠小臣陛下何由得其

姓名上謂嘗同實稱之鼎曰同知其賢何不露章薦引始浚薦秦檜可與共大事鼎再相亦以為言然檜機穽深險外和而中異浚初求去有旨召鼎鼎至越丐祠檜惡其逼已徙知泉州又諷謝祖信論鼎嘗受張邦昌偽命遂奪節御史中丞王次翁論鼎治郡廢弛命提舉洞霄宮鼎自泉州歸復上書言時政檜忌其復用諷次翁又論其嘗受偽命乾沒都督府錢十七萬緡謫官居興化軍論者猶不已移漳州又責清遠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在潮五年杜門謝客時事不掛口有問者但引咎而已中丞詹大方誣其受賄屬潮守放編置人移吉陽軍鼎謝表曰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檜見之曰此老倔強猶昔在吉陽三年潛居深處門人故吏皆不敢通問惟廣西帥張宗元時饋醪米檜知之命本軍月具存亡申鼎遣人語其子汾曰檜必欲殺我我死汝曹無患不爾禍及一家矣先得疾自書墓中石記鄉里及除拜歲月至是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遺言屬其子乞歸葬遂不食而死時紹興十七年也天下聞而悲之明年得旨歸葬孝宗即位諡忠簡贈太傅追封豐國公高宗祔廟以鼎配享廟庭擢用其孫十有二人鼎為文渾然天成凡

乾隆四年校刊

宋史卷三百六十一 列傳

三

高宗處分軍國機事多其視草有擬奏表疏雜詩文二百餘篇號得全集行於世論中興賢相以鼎爲稱首云論曰夫謀國用兵之道有及時乘銳而可以立功者有養威持重而後能有爲者二者之設施不同其爲忠一而已方金人逼二帝北行宗社失主宗澤一呼而河北義旅數十萬衆若響之赴聲實由澤之忠忱義氣有以風動之抑思民目睹君父之陷於塗淖孰無憤激之心哉使當其時澤得勇往直前無或齟齬牽制之則反二帝復舊都特一指顧間耳黃潛善汪伯彥嫉能而恭功使澤不得信其志發憤而薨豈不悲哉及趙鼎爲相則南北之勢成矣兩敵之相持非有灼然可乘之釁則養吾力以俟時否則徒取危困之辱故鼎之爲國專以固本爲先根本固而後敵可圖讎可復此鼎之心也惜乎一見忌於秦檜斥逐遠徙卒齎其志而亡君子所尤痛心也竊嘗論澤鼎之終而益有感焉澤之易箠也猶連呼渡河者三而鼎自題其銘旌有氣作山河壯本朝之語何二臣之愛君憂國雖處死生禍變之際而猶不渝若是而高宗感於儉邪之口乍任乍黜所謂善善而不能用于載而下忠臣義士猶爲之撫卷扼腕國之不競有以哉



宋史卷三百六十

宋史卷三百六十一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二十

張浚 子杓

張浚字德遠漢州綿竹人唐宰相九齡弟九臯之後父咸舉進士賢良兩科浚四歲而孤行直視端無誑言識者知為大器入太學中進士第靖康初為太常簿張邦昌僭立逃入太學中聞高宗即位馳赴南京除樞密院編修官改虞部郎擢殿中侍御史駕幸東南後軍統制韓世忠所部逼逐諫臣墜水死浚奏奪世忠觀察使上

下始知有國法遷侍御史時乘輿在揚州浚言中原天下之根本願下詔葺東京關陝襄鄧以待巡幸拂宰相意除集英殿修撰知興元府未行擢禮部侍郎高宗召諭曰卿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朕將有爲正如欲一飛冲天而無羽翼卿勉留輔朕除御營使司參贊公事浚度金人必來攻而廟堂晏然殊不爲備力言之宰相黃潛善汪伯彥皆笑其過計建炎三年春金人南侵車駕幸錢塘留朱勝非于吳門捍禦以浚同節制軍馬已而勝非召浚獨留時潰兵數萬所至剽掠浚招集甫定會苗傅劉正彥作亂改元赦書至平江浚命守臣湯東野秘不宣未幾傅等以檄來浚慟哭召東野及提點刑獄趙哲謀起兵討賊時傅等以承宣使張俊爲秦鳳路總管俊將萬人還將卸兵而西浚知上遇俊厚而俊純實可謀大事急邀俊握手語故相持而泣因告以將起兵問罪時呂頤浩節制建業劉光世領兵鎮江浚遣人賫蠟書約頤浩光世以兵來會而命俊分兵扼吳江上疏請復辟傅等謀除浚禮部尚書命將所部詣行在浚以大兵未集未欲誦言討賊乃託云張俊驟回人情震驚不可不少留以撫其軍會韓世忠舟師抵常熟張俊曰世忠來事濟矣白浚以書招之世忠至對浚慟哭曰世忠

與俊請以身任之俊因大犒俊世忠將士呼諸將校至  
前抗聲問曰今日之舉孰順孰逆衆皆曰賊逆我順俊  
曰聞賊以重賞購吾首若俊此舉違天悖人汝等可取  
俊頭去不然一有退縮悉以軍法從事衆咸感憤於是  
令世忠以兵赴闕而戒其急趨秀州據糧道以俟大軍  
之至世忠至秀卽大治戰具會傅等以書招俊俊報云  
自古言涉不順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遜謂之震驚宮  
闕廢立之事謂之大逆不道大逆不道者族今建炎皇  
帝不聞失德一旦遜位豈所宜聞傅等得書恐乃遣重  
兵扼臨平亟除俊世忠節度使而誣俊欲危社稷責柳  
州安置俊世忠拒不受會呂頤浩劉光世兵踵至俊乃  
聲傅正彥罪傅檄中外率諸軍繼進初俊遣客馮輻以  
計策往說傅等會大軍且至傅正彥憂恐不知所出輻  
知其可動卽以大義白宰相朱勝非使率百官請復辟  
高宗御筆除俊知樞密院事俊進次臨平賊兵拒不得  
前世忠等搏戰大破之傅正彥脫遁俊與頤浩等入見  
伏地涕泣待罪高宗問勞再三曰曩在睿聖兩宮隔絕  
一日啜羹小黃門忽傳太母之命不得已貶卿柳州朕  
不覺羹覆于手念卿被謫此事誰任留俊引入內殿曰  
皇太后知卿忠義欲識卿面適垂簾見卿過庭矣解所

服玉帶以賜高宗欲相浚浚以晚進不敢當傅正彥走  
閩中浚命世忠追縛之以獻與其黨皆伏誅初浚次秀  
州嘗夜坐警備甚嚴忽有客至前出一紙懷中曰此苗  
傅劉正彥募賊公賞格也浚問欲何如客曰僕河北人  
粗讀書知逆順豈以身爲賊用特見爲備不嚴恐有後  
來者耳浚下執其手問姓名不告而去浚翌日斬死囚  
徇于衆曰此苗劉刺客也私識其狀貌物色之終不遇  
巨盜薛慶嘯聚淮甸至數萬人浚恐其滋蔓徑至高郵  
入慶壘喻以朝廷恩意慶感服下拜浚留撫其衆或傳  
浚爲賊所執呂頤浩等遽罷浚樞莞浚歸高宗驚歎卽

日趣就職浚謂中興當自關陝始慮金人或先入陝取  
蜀則東南不可保遂慷慨請行詔以浚爲川陝宣撫處  
置使得便宜黜陟將行御營平寇將軍范瓊擁衆自豫  
章至行在先是靖康城破金人逼脅君后太子宗室北  
行多瓊之謀又乘勢勦掠左右張邦昌爲之從衛至是  
入朝悖傲無禮且乞貸逆黨傅正彥等死罪浚奏瓊大  
逆不道乞伸典憲翌日召瓊至都堂數其罪切責之送  
棘寺論死分其軍隸神武軍然後行與沿江襄漢守臣  
議儲蓄以待臨幸高宗問浚大計浚請身任陝蜀之事  
置募府於秦川別遣大臣與韓世忠鎮淮東令呂頤浩

扈蹕來武昌復以張俊劉光世與秦川相首尾議既定  
浚行未及武昌而頤浩變初議浚既抵興元金人已取  
鄜延驍將婁宿孛革引大兵渡渭攻永興諸將莫肯相  
援浚至卽出行關陝訪問風俗罷斥姦賊以搜攬豪傑  
爲先務諸將惕息聽命會謀報金人將攻東南浚命諸  
將整軍向敵已而金人大攻江淮浚卽治軍入衛至房  
州知金人北歸復還關陝時金帥兀朮猶在淮西浚懼  
其復擾東南謀牽制之遂決策治兵合五路之師以復  
永興金人大恐急調兀朮等由京西入援大戰於富平  
涇原帥劉錡身率將士薄敵陳殺獲頗衆會環慶帥趙  
哲擅離所部哲軍將校望見塵起驚遁諸軍皆潰浚斬  
哲以徇退保興州命吳玠聚兵扼險于鳳翔之和尚原  
大散關以斷敵來路關師古等聚熙河兵于岷州大潭  
孫渥賈世方等聚涇原鳳翔兵于階成鳳三州以固蜀  
口浚上書待罪帝手詔慰勉紹興元年金將烏魯攻和  
尚原吳玠乘險擊之金人大敗走兀朮復合兵至玠及  
其弟璘復邀擊大破之兀朮僅以身免亟髻其須髯遁  
歸始黏罕病篤語諸將曰自吾入中國未嘗有敢撻吾  
鋒者獨張樞密與我抗我在猶不能取蜀我死爾曹宜  
絕意但務自保而已兀朮怒曰是謂我不能耶黏罕死

竟入攻果敗拜浚檢校少保定國軍節度使浚在關陝三年訓新集之兵當方張之敵以劉子羽為上賓任趙開為都轉運使擢吳玠為大將守鳳翔子羽慷慨有才畧開善理財而玠每戰輒勝西北遺民歸附日衆故關陝雖失而全蜀按堵且以形勢牽制東南江淮亦賴以安將軍曲端者建炎中嘗迫逐帥臣王庶而奪其印吳玠敗于彭原訴端不整師富平之役端議不合其腹心張忠彥等降敵浚初超用端中坐廢猶欲再用之後卒下端獄論死會有言浚殺趙哲曲端無辜而任子羽開玠非是朝廷疑之三年遣王似副浚會金將撒離曷及

劉豫叛黨聚兵入攻破金州子羽為興元帥約吳玠同守三泉金人至金牛宋師掩擊之斬馘及墮溪谷死者以數千計浚聞王似來求解兵柄且奏似不可任宰相呂頤浩不悅而朱勝非以宿憾日毀短浚詔浚赴行在四年初辛炳知潭州浚在陝以檄發兵炳不遣浚奏劾之至是炳為御史中丞率同列劾浚以本官提舉洞霄宮居福州浚既去國慮金人釋川陝之兵必將併力窺東南而朝廷已議講解乃上疏極言其狀未幾劉豫之子麟果引金人入攻高宗思浚前言策免朱勝非而參知政事趙鼎請幸平江乃召浚以資政殿學士提舉萬

壽觀兼侍讀入見高宗手詔辨浚前誣除知樞密院事  
浚既受命卽日赴江上視師時兀朮擁兵十萬于揚州  
約日渡江決戰浚長驅臨江召韓世忠張俊劉光世議  
事將士見浚勇氣十倍浚既部分諸將身留鎮江節度  
之世忠遣麾下王愈詣兀朮約戰且言張樞密已在鎮  
江兀朮曰張樞密貶嶺南何得乃在此愈出浚所下文  
書示之兀朮色變夕遁五年除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趙鼎除左僕  
射浚與鼎同志輔治務在塞倖門抑近習時巨寇揚么  
據洞庭屢攻不克浚以建康東南都會而洞庭據上流

恐滋蔓爲害請因盛夏乘其怠討之具奏請行至醴陵  
釋邑囚數百皆楊么謀者給以文書俾招諭諸砦囚驩  
呼而往至潭賊衆二十餘萬相繼來降湖寇盡平上賜  
浚書謂上流既定則川陝荆襄形勢接連事力增倍天  
其以中興之功付卿乎浚遂奏遣岳飛屯荆襄以圖中  
原乃自鄂岳轉淮東大會諸將議防秋之宜高宗遣使  
賜詔趣歸勞問之曰卿暑行甚勞湖湘羣寇旣就招撫  
成朕不殺之仁卿之功也召對便殿進中興備覽四十  
一篇高宗嘉歎置之坐隅浚以敵勢未衰而叛臣劉豫  
復據中原六年會諸將議事江上榜豫僭逆之罪命韓

世忠據承楚以圖淮陽命劉光世屯合肥以招北軍命張俊練兵建康進屯盱眙命楊沂中領精兵爲後翼以佐俊命岳飛進屯襄陽以窺中原浚渡江徧撫淮上諸戍時張俊軍進屯盱眙岳飛遣兵入至蔡州浚入覲力請幸建康車駕進發浚先往江上諜報劉豫與子猥挾金人入攻浚奏金人不敢悉衆而來此必豫兵也邊遽不一俊光世皆張大敵勢浚謂賊豫以逆犯順不勦除何以爲國今日之事有進無退且命楊沂中往屯濠州劉麟逼合肥張俊請益兵劉光世欲退師趙鼎及簽書折彥質欲召岳飛兵東下御書付浚令俊光世沂中等還保江浚奏俊等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敵共矣且岳飛一動襄漢有警復何所恃乎詔書從之沂中兵抵濠州光世舍廬州而南淮西洶動浚聞疾馳至采石令其衆曰有一人渡江者斬光世復駐軍與沂中接劉猷攻沂中沂中大破之猷麟皆拔柵遁高宗手書嘉獎召浚還勞之時趙鼎等議回蹕臨安浚奏天下之事不倡則不起三歲之間陛下一再臨江士氣百倍今六飛一還人心解體高宗幡然從浚計鼎出知紹興府浚以親民之官治道所急條具郡守監司省郎館閣出入迭補之法又以災異奏復賢良方正科七年以浚却敵



功制除特進未幾加金紫光祿大夫問安使何辭歸報  
徽宗皇帝寧德皇后相繼崩殂上號慟擗踊哀不自勝  
浚奏天子之孝不與士庶同必思所以奉宗廟社稷今  
梓宮未返天下塗炭願陛下揮涕而起歛髮而趨一怒  
以安天下之民上乃命浚草詔告諭中外辭甚哀切浚  
又請命諸大將率三軍發哀成服中外感動浚退上疏  
曰陛下思慕兩宮憂勞百姓臣之至愚獲遭任用臣每  
感慨自期誓殲敵讎十年之間親養闕然爰反妻孥莫  
之私顧其意亦欲遂陛下孝養之心拯生民於塗炭昊  
天不弔禍變忽生使陛下抱無窮之痛罪將誰執念昔  
陝蜀之行陛下命臣曰我有大隙于北刷此至恥惟爾  
是屬而臣終隳成功使敵無憚今日之禍端自臣致乞  
賜罷黜上詔浚起視事浚再疏待罪不許乃請乘輿發  
平江至建康浚總中外之政幾事叢委以一身任之每  
奏對必言讎恥之大反復再三上未嘗不改容流涕時  
天子方厲精克己戒飭宮庭內侍無敢越度事無巨細  
必以咨浚賜諸將詔往往命浚草之劉光世在淮西軍  
無紀律浚奏罷光世以其兵屬督府命參謀兵部尚書  
呂祉往廬州節制而樞密院以督府握兵為嫌乞置武  
帥乃以王德為都統制即軍中取酈瓊副之浚奏其不

當瓊亦與德有宿怨列狀訴御史臺乃命張俊爲宣撫使楊沂中劉錡爲制置判官以撫之未至瓊等舉軍叛執呂祉以歸劉裕祉不行詈瓊等碎齒折首而死浚引咎求去位高宗問可代者且曰秦檜何如浚曰近與共事方知其闇高宗曰然則用趙鼎檜由是憾浚浚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先是浚遣人持手榜入僞地間劉豫及酈瓊叛去復遣間持蠟書遺瓊金人果疑豫等廢之臺諫交詆浚落職以祕書少監分司西京居永州九年以赦復官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未幾除資政殿大學士知福州兼福建安撫大使金遣使來以詔諭爲名浚五上疏爭之十年金敗盟復取河南浚奏願因權制變則大勲可集因大治海舟千艘爲直指山東之計十一年除檢校少傅崇信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免奉朝請十二年封和國公十六年彗星出西方浚將極論時事恐貽母憂母訝其瘠問故浚以實對母誦其父對策之語曰臣寧言而死於斧鉞不能忍不言以負陛下浚意乃決上疏謂當今事勢譬如養成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惟陛下謀之於心謹察情僞使在我有不可犯之勢庶幾社稷安全不然後將噬臍事下三省秦檜大怒令臺諫論浚以特進提舉江州

太平興國宮居連州二十年徙永州浚去國幾二十載天下士無賢不肖莫不傾心慕之武夫健將言浚者必咨嗟太息至兒童婦女亦知有張都督也金人憚浚每使至必問浚安在惟恐其復用當是時秦檜怙寵固位懼浚爲正論以害己令臺臣有所彈劾論必及浚反謂浚爲國賊必欲殺之以張柄知潭州汪召錫使湖南使圖浚張常先使江西治張宗元獄株連及浚捕趙鼎子汾下大理令自誣與浚謀大逆會檜死乃免二十五年復觀文殿大學士判洪州浚時以母喪將歸葬念天下事二十年爲檜所壞邊備蕩弛又聞金亮篡立必將舉兵自以大臣義同休戚不敢以居喪爲嫌且奏論之會星變求直言浚謂金人數年間勢決求釁用兵而國家溺於宴安蕩然無備乃上疏極言而大臣沈該万俟卨湯思退等見之謂敵初無釁笑浚爲狂臺諫湯鵬舉凌哲論浚歸蜀恐搖動遠方詔復居永州服除落職以本官奉祠三十一年春有旨自便浚至潭聞欽宗崩號慟不食上疏請早定守戰之策未幾亮兵大入中外震動復浚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時金騎充斥王權兵潰劉錡退歸鎮江遂改命浚判建康府兼行宮留守浚至岳陽買舟冒風雪而行遇東來者云敵兵方焚采石煙炎

漲天慎無輕進浚曰吾赴君父之急知直前求乘輿所  
在而已時長江無一舟敢行北岸者浚乘小舟徑進過  
池陽聞亮死餘衆猶二萬屯和州李顯忠兵在沙上浚  
往犒之一軍見浚以爲從天而下浚至建康卽牒通判  
劉子昂辦行宮儀物請乘輿亟臨幸二十二年車駕幸  
建康浚迎拜道左衛士見浚無不以手加額時浚起廢  
復用風采隱然軍民皆倚以爲重車駕將還臨安勞浚  
曰卿在此朕無北顧憂矣兼節制建康鎮江府江州池  
州江陰軍軍馬金兵十萬圍海州浚命鎮江都統張子  
蓋往救大破之浚招集忠義及募淮楚壯勇以陳敏爲  
統制且謂敵長於騎我長於步衛步莫如弩衛弩莫如  
車命敏專制弩治車孝宗卽位召浚入見改容曰久聞  
公名今朝廷所恃唯公賜坐降問浚從容言人主之學  
以心爲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  
而已必兢業自持使清明在躬則賞罰舉指無有不當  
人心自歸敵讎自服孝宗悚然曰當不忘公言除少傅  
江淮東西路宣撫使進封魏國公翰林學士史浩議欲  
城瓜州采石浚謂不守兩淮而守江干是示敵以削弱  
怠戰守之氣不若先城泗州及浩參知政事浚所規畫  
浩必沮之浚薦陳俊卿爲宣撫判官孝宗召俊卿及浚

子栻赴行在浚附奏請上臨幸建康以動中原之心用  
師淮堧進舟山東以爲吳璘聲援孝宗見俊卿等問浚  
動靜飲食顏貌曰朕依魏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搖奪金  
人以十萬衆屯河南聲言規兩淮移文索海泗唐鄧商  
州及歲幣浚言北敵詭詐不當爲之動以大兵屯盱眙  
濠廬備之卒以無事隆興元年除樞密使都督建康鎮  
江府江州池州江陰軍軍馬時金將蒲察徒穆及知泗  
州大周仁屯虹縣都督蕭琦屯靈壁積糧修城將爲南  
攻計浚欲及其未發攻之會主宰殿前司李顯忠建康  
都統邵宏淵亦獻壽二邑之策浚具以聞上報可召浚  
赴行在命先圖兩城乃遣顯忠出濠州趨靈壁宏淵出  
泗州趨虹縣而浚自往臨之顯忠至靈壁敗蕭琦宏淵  
圍虹縣降徒穆周仁乘勝進克宿州中原震動孝宗手  
書勞之曰近日邊報中外鼓舞十年來無此克捷浚以  
盛夏人疲急召李顯忠等還師會金帥紇石烈志寧率  
兵至宿州與顯忠戰連日南軍小不利忽謀報敵兵大  
至顯忠夜引歸浚上疏待罪有旨降授特進更爲江淮  
宣撫使宿師之還士大夫主和者皆議浚之非孝宗復  
賜浚書曰今日邊事倚卿爲重卿不可畏人言而懷猶  
豫前日舉事之初朕與卿任之今日亦須與卿終之浚

乃以魏勝守海州陳敏守泗州戚方守濠州郭振守六合治高郵巢縣兩城爲大勢修滁州關山以扼敵衝聚水軍淮陰馬軍壽春大飭兩淮守備孝宗復召棧奏事浚附奏云自古有爲之君腹心之臣相與協謀同志以成治功今臣以孤蹤動輒掣肘陛下將安用之因乞骸骨孝宗覽奏謂棧曰朕待魏公有加不爲浮議所惑帝眷遇浚猶至對近臣言必曰魏公未嘗斥其名每遣使來必令視浚飲食多寡肥瘠何如尋詔復浚都督之號金帥僕散忠義貽書三省樞密院索四郡及歲弊不然以農隙治兵浚言金強而來弱則止不在和與不和時湯思退爲右相思退秦檜黨也急於求和遂遣盧仲賢持書報金浚言仲賢小人多妄不可委信已而仲賢果以許四郡辱命朝廷復以王之望爲通問使龍大淵副之浚爭不能得未幾召浚入見復力陳和議之失孝宗爲止誓書留之望大淵待命而令通書官胡昉楊由義往諭金以四郡不可割若金人必欲得四郡當追還使人罷和議拜浚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都督如故思退爲左僕射胡昉等至宿金人械繫迫脅之昉等不屈更禮而歸之孝宗諭浚曰和議之不成天也自此事當歸一矣二年議進幸建康詔之望等

還思退聞之大駭陽爲乞祠狀而陰與其黨謀爲陷浚計俄詔浚行視江淮時浚所招徠山東淮北忠義之士以實建康鎮江兩軍凡萬二千餘人萬弩營所招淮南壯士及江西羣盜又萬餘人陳敏統之以守泗州凡要害之地皆築城堡其可因水爲險者皆積水爲匱增置江淮戰艦諸軍弓矢器械悉備時金人屯重兵于河南爲虛聲脅和有刻日決戰之語及聞浚來亟徹兵歸淮北之來歸者日不絕山東豪傑悉願受節度浚以蕭琦契丹望族沈勇有謀欲令盡領契丹降衆且以檄諭契丹約爲應援金人益懼思退乃令王之望盛毀守備以爲不可恃令尹穡論罷督府參議官馮方又論浚費國不貲奏留張深守泗不受趙廓之代爲拒命浚亦請解督府詔從其請左司諫陳良翰侍御史周操言浚忠勤人望所屬不當使去國浚留平江凡八章乞致仕除少師保信軍節度判福州浚辭改醴泉觀使朝廷遂決棄地求和之議浚旣去猶上疏論尹穡姦邪必誤國事且勸上務學親賢或勉浚勿復以時事爲言浚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吾荷兩朝厚恩久尸重任今雖去國猶日望上心感悟苟有所見安忍弗言上如欲復用浚浚當卽日就道不敢以老病爲辭如若等言是誠

何心哉聞者聳然行次餘干得疾手書付二子曰吾嘗相國不能恢復中原雪祖宗之恥卽死不當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下足矣訃聞孝宗震悼輟視朝贈太保後加贈太師諡忠獻浚幼有大志及爲熙河幕官徧行邊壘覽觀山川形勢時時與舊戍守將握手飲酒問祖宗以來守邊舊法及軍陣方畧之宜故一旦起自疏遠當樞筦之任悉能通知邊事本末在京城中親見二帝北行皇族係虜生民塗炭誓不與敵俱存故終身不主和議每論定都大計以爲東南形勢莫如建康人主居之可以北望中原常懷憤惕至如錢塘僻在一隅易於安肆不足以號召北方與趙鼎共政多所引擢從臣朝列皆一時之望人號小元祐所薦虞允文汪應辰王十朋劉珙等爲名臣拔吳玠吳璘於行間謂韓世忠忠勇可倚以大事一見劉錡奇之付以事任卒皆爲名將有成功一時稱浚爲知人浚事母以孝稱學邃於易有易解及雜說十卷書詩禮春秋中庸亦各有解文集十卷奏議二十卷子二人栻栻自有傳

栻字定叟以父恩授承奉郎歷廣西經畧司機宜通判嚴州方年少已有能稱浙西使者薦所部吏而不及栻孝宗特令再薦召對差知袁州戢豪彊弭盜賊尉獲盜



上之州杓察知其枉縱去莫不怪之未幾果獲真盜改知衢州兄棻喪無壯子請祠以營葬事主管五局觀遷湖北提舉常平奏事帝大喜諭輔臣曰張浚有子如此改浙西督理荒政蘇湖二州皆闕守命兼攝焉有執政姻黨閉糶杓首治之帝獎其不畏彊禦遷兩浙轉運判官未幾以直徽猷閣升副使改知臨安府奏除逋欠四萬緡米八百斛進直龍圖閣都城浩穰姦盜聚慝杓畫分地以警捕夜戶不閉張師尹納女掖庭供給使侍以恣橫杓因事痛繩之徙其家信州其類帖伏南郊禮成賜五品服權兵部侍郎仍知臨安加賜三品服修三牘復六井府治火延及民居上疏自劾詔削二秩杓再疏乞罷移知鎮江尋改明州辭仍知鎮江召爲戶部侍郎面對言事迂時相意高宗崩以集英殿修撰知紹興府董山陵事召還爲吏部侍郎光宗卽位權刑部侍郎復兼知臨安府紹熙元年爲刑部侍郎仍爲府尹內侍毛伯益冒西湖茭地爲亭外戚有殺其僕者獄具寅緣宣諭求免杓皆執奏論如律孝宗觀湖杓以彈壓伏謁道左孝宗止輦問勞賜以酒炙京西謀帥進煥章閣學士知襄陽府賜金二百兩別賜金百兩白金倍之未幾進徽猷閣學士知建康府繼復命還襄陽寧宗嗣位歸正

人陳應祥忠義人党琪等謀襲均州副都統馮湛間道疾馳以聞杓不爲動徐部分掩捕獄成斬其爲首者二人盡釋黨與反側以安升寶文閣學士知平江府未行改知建康府升龍圖閣學士知隆興府兼江西安撫使奉新縣舊有營田募民耕之畝賦米斗五升錢六十其後議臣請鬻之始征兩稅和買且加折變民重爲困杓悉奏蠲之進端明殿學士復知建康府以疾乞嗣卒杓天分高爽吏材敏給遇事不凝滯多隨宜變通所至以治辨稱南渡以來論尹京者以杓爲首子忠純忠恕自有傳

論曰儒者之於國家能養其正直之氣則足以正君心一衆志攘凶逆處憂患蓋無往而不自得焉若張浚者可謂善養其氣者矣觀其初逃張邦昌之議平苗劉之亂其才識固有非偷懦之所敢望及其攘卻勅敵招降劇盜能使將帥用命所嚮如志遠人伺其用舍爲進退天下占其出處爲安危豈非卓然所謂人豪者歟羣言沸騰屢奮屢躓而辭氣慨然嘗曰上如欲復用浚當卽日就道不敢以老病辭其言如是則其愛君憂國之心爲何如哉時論以浚之忠大類漢諸葛亮然亮能使魏延楊儀終其身不爲異同浚以吳玠故遂殺曲端亮能

容法孝直浚不能容李綱趙鼎而又詆之茲所以爲不及歟至於富平之潰師淮西之兵變則成敗利鈍雖亮不能逆睹也

宋史卷三百六十一

宋史卷三百六十一考證

張浚傳此苗劉刺客也○

臣蒲封

按何氏備史張魏公

嘉禾刺客乃是附會雜史張元遣刺韓忠獻事

復遣間持蠟書遺瓊○

臣蒲封

按齊東野語張魏公遣

蠟書鄙瓊之語亦是潘遠知問岳武穆秦州叛卒事

宋史卷三百六十一 考證

宋史卷三百六十二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二十一

朱勝非 呂頤浩 范宗尹 范致虛

呂好問

朱勝非字藏一蔡州人崇寧二  
年上舍登第靖康元年  
為東道副總管權應天府金  
人攻城勝非逃去會韓世  
忠部將楊進破敵勝非復還  
視事逾年詣濟州謂康王  
言南京為藝祖興王之地請  
幸之以圖大計王即位南  
京建炎改元試中書舍人兼  
權直學士院時方草翔勝

乾隆四年校刊

宋史卷三百六十二

列傳

一

非憑敗鼓草制辭氣嚴重如平時上疏言仁義者天下之大柄中國持之則外夷服而諸夏尊苟失其柄則不免四夷交侵之患國家與契丹結好百有餘年一旦乘其亂弱遠交金人爲夾攻計是中國失其柄而外侮所由招也陛下卽位宜壹明正始之道思其合於仁義者行之不合者置之則可以攘卻四夷紹復大業矣上嘉之總制使錢蓋進職勝非言蓋爲陝西制置使棄師誤國封還貼黃蓋遂罷諫官衛膚敏坐論元祐太后兄子徙官勝非言以外戚故去諫臣非所以示天下二年除尚書右丞時宰執蔭補多濫勝非奏舊制宰執子弟例不堂除只就銓注罷政不以罪然後推恩趙普子弟皆作武臣普再相長子授莊宅使范純仁再相子正平有文行竟死選調章惇子援及持皆高科並爲州縣募職監當惟夏竦子安期累作邊帥授待制直學士王安石薦子雱爲崇政殿說書除待制然安期猶有才幹雱猶有學問至蔡京子六人孫四人鄭居中劉正夫子各二人余深王黼白時中蔡卞鄧洵仁洵武子各一人並列從班宣和末諫官疏謂尚從竹馬之遊已造荷囊之列今不可以不戒遷中書侍郎三年上自鎮江南幸留勝非經理未幾命爲控扼使已而拜宣奉大夫尚書右僕

射兼御營使故事命相進三官勝非特遷五官會王淵  
簽書樞密院事兼御營司都統制內侍復用事恣橫諸  
將不悅於是苗傅劉正彥與其徒王鈞甫馬柔吉王世  
脩謀誣淵結宦官謀反正彥手斬淵分捕中官皆殺之  
擁兵至行宮門外勝非趨樓上詰專殺之由上親御樓  
撫諭傅正彥語頗不遜勝非乃從皇太后出諭旨傅等  
請高宗避位太后抱皇子聽政太后不可傅顧勝非曰  
今日正須大臣果決相公何無一言耶勝非還告上曰  
王鈞甫乃傅等腹心適語臣云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  
此語可爲後圖之緒於是太后垂簾高宗退居顯忠寺  
號睿聖宮勝非因請降赦以安傅等又奏母后垂簾須  
二臣同對此承平故事今日事機有須密奏者乞許臣  
僚獨對而日引傅徒二人上殿以弭其疑太后語上曰  
賴相此人若汪黃在位事已狼籍矣王鈞甫見勝非勝  
非問前言二將學不足如何鈞甫曰如劉將手殺王淵  
軍中亦非之勝非因以言撼之曰上皇待燕士如骨肉  
那無一人效力者乎人言燕趙多奇士徒虛語耳鈞甫  
曰不可謂燕無人勝非曰君與馬參議皆燕中名人嘗  
獻策滅契丹者今金人所任多契丹舊人若渡江禍首  
及君矣盍早爲朝廷協力乎鈞甫唯唯王世修來見勝

非諭之曰國家艱難若等立功之秋也誠能奮身立事從官豈難得乎世修喜時往來道軍中情實擢世修爲工部侍郎傅正彥乞改年號及移蹕建康勝非以白太后因議恐盡廢其請則倉卒變生乃改元明受以詔示世修曰已從若請矣傅等欲挾上幸徽越勝非諭之以禍福而止傅聞韓世忠起兵取其妻子爲質勝非給傅曰今當啓太后召二人慰撫使報知平江諸君益安傅許諾勝非喜曰二凶真無能爲也諸將將至傅等懼勝非因謂之曰勤王之師未進者使是間自反正耳不然下詔率百官六軍請上還宮公等置身何地乎卽召

學士李邴張守作百官章及太后手詔四月朔勝非率百官詣睿聖宮親掖上乘馬還宮苗傅請以王世修爲參議勝非曰世脩已爲從官豈可復從軍上旣復辟勝非曰臣昔遇變義當卽死偷生至此欲圖今日之事耳乃乞罷政上問誰可代者勝非曰呂頤浩張浚問孰優曰頤浩練事而暴浚喜事而疎上曰浚太年少勝非曰臣向被召軍旅錢穀悉付浚此舉浚實主之御史中丞張守論勝非不能預防致賊猖獗宜罷不報授觀文殿大學士知洪州尋除江西安撫大使兼知江州紹興元年馬進陷江州侍御史沈與求論九江之陷由勝非赴

鎮太緩降授中大夫分司南京江州居住二年呂頤浩  
薦兼侍讀又薦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給事中胡安國  
侍御史張躋交章論罷之頤浩力引其入再除兼侍讀  
尋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丁母憂去起復  
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上吏部七司敕令格式一百八  
十卷時員外郎江端友請營宗廟議者非之以爲國家  
期於恢復不常厥居勝非方主和議遂白上營宗廟于  
臨安徐俯罷參政勝非薦胡松年侍御史常同劾松年  
乃玉黼客勝非徙同左史莫儔謫曲江其家蒼頭奴爲  
勝非治疽而愈奴爲儔請得復官姻家劉式嘗言爲兵  
官獲盜勝非不以付部用特旨改官會久雨勝非累章  
乞免且自論當罷者十一事魏矼亦劾其罪遂罷五年  
應詔言戰守四事起知湖州引疾歸勝非與秦檜有隙  
檜得政勝非廢居八年卒諡忠靖勝非張邦昌友婿也  
始邦昌僭位勝非嘗械其使及金人過江勝非請尊禮  
邦昌錄其後以謝敵苗劉之變保護聖躬功居多旣去  
力薦張浚然李綱罷勝非受黃潛善風旨草制極言其  
狂妄再相忌趙鼎鼎宣撫川陝欲重使名以制吳玠勝  
非曰元樞出使豈論此耶蓋因事出鼎而輕其權人以  
此少之及著閑居錄亦多其私說云



呂頤浩字元直其先樂陵人徙齊州中進士第父喪家貧躬耕以贍老幼後爲密州司戶參軍以李清臣薦爲邠州教授除宗子博士累官入爲太府少卿直龍圖閣河北轉運副使升待制徽猷閣都轉運使伐燕之役頤浩以轉輸隨种師道至白溝旣得燕山郭藥師衆二萬契丹軍萬餘皆仰給縣官詔以頤浩爲燕山府路轉運使頤浩奏開邊極遠其勢難守雖窮力竭財無以善後又奏燕山河北危急五事願博議久長之策徽宗怒命褫職貶官而領職如故尋復焉進徽猷閣直學士金人入燕郭藥師劫頤浩與蔡靖等以降敵退得歸復以爲河北都轉運使以病辭提舉崇福宮高宗卽位除知揚州車駕南幸頤浩入見除戶部侍郎兼知揚州進戶部尚書劇賊張遇衆數萬屯金山縱兵焚掠頤浩單騎與韓世忠造其壘說之以逆順遇黨釋甲降進吏部尚書建炎二年金人逼揚州車駕南渡鎮江召從臣問去留頤浩叩頭願且留此爲江北聲援不然敵乘勢渡江事愈急矣駕幸錢塘拜同簽書樞密院事江淮兩浙制置使還屯京口金人去揚州改江東安撫制置使兼知江寧府時苗傅劉正彥爲逆逼高宗避位頤浩至江寧奉明受改元詔赦會監司議皆莫敢對頤浩曰是必有兵

變其子抗曰主上春秋鼎盛二帝蒙塵沙漠日望拯救其肯遽遜位于幼冲乎灼知兵變無疑也頤浩卽遣人寓書張浚曰時事如此吾儕可但已乎浚亦謂頤浩有威望能斷大事書來報起兵狀頤浩乃與浚及諸將約會兵討賊時江寧士民洶懼頤浩乃檄楊惟忠留屯以安人心且恐苗傅等計窮挾帝繇廣德渡江戒惟忠先爲控扼備俄有旨召頤浩赴院供職上言今金人乘戰勝之威羣盜有蠡起之勢興衰撥亂事屬艱難豈容皇帝退享安逸請亟復明辟以圖恢復遂以兵發江寧舉鞭誓衆士皆感厲將至平江張浚乘輕舟迓之相持而泣咨以大計頤浩曰頤浩曩諫開邊幾死宦臣之手承乏漕挽幾陷腥膻之域今事不諧不過赤族爲社稷死豈不快乎浚壯其言卽舟中草檄進韓世忠爲前軍張浚翼之劉光世爲游擊頤浩浚總中軍光世分軍殿後頤浩發平江傅黨託旨請頤浩單騎入朝頤浩奏所統將士忠義所激可合不可離傅等恐懼乃請高宗復辟師次秀州頤浩勉勵諸將曰今雖反正而賊猶握兵居內事若不濟必反以惡名加我翟義徐敬業可監也次臨平苗傅等拒戰頤浩被甲立水次出入行陣督世忠等破賊傅正彥引兵遁頤浩等以勤王兵入城都人夾

道聳觀以手加額朱勝非罷相以頤浩守尚書右僕射中書侍郎兼御營使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車駕幸建康聞金人復入召諸將問移蹕之地頤浩曰金人謀以陛下所至爲邊面今當且戰且避奉陛下於萬全之地臣願留常潤死守上曰朕左右不可以無相乃以韓世忠守鎮江劉光世守太平駕至平江聞杜充敗績上曰事迫矣若何頤浩遂進航海之策初建炎御營使本以行幸總齊軍政而宰相兼領之遂專兵柄樞府幾無所預頤浩在位尤顓恣趙鼎論其過四年移鼎爲翰林學士吏部尚書鼎辭且攻頤浩章十數上頤浩求去除鎮南軍節度開府儀同三司醴泉觀使詔以頤浩倡義勤王故從優禮焉奉化賊將璉乘亂爲變劫頤浩寘軍中高宗以頤浩故赦而招之尋除江東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池州頤浩請兵五萬屯建康等處又請王瓌巨師吉兵自隸將之鎮而李成遣將馬進圍江州乃駐軍鄱陽會楊惟忠兵請與俱趨南康遣師古救江州賊衆鏖戰頤浩惟忠失利師古敗奔洪州頤浩乞濟師討李成高宗曰頤浩奮不顧身爲國討賊羣臣所不及但輕進其失也詔王瓌以萬人速往策應頤浩復軍左蠡又得閤門舍人崔增之衆萬餘軍勢復振命瓌增擊賊敗之乘

勝至江州則馬進已陷城矣朝廷命張浚爲招討使俊  
旣至遂敗馬進遁成以餘衆降劉豫詔以淮南民未  
復業須威望大臣措置以頤浩兼宣撫領壽春府徐廬  
和州無爲軍招降趙延壽于分寧得其精銳五千分隸  
諸將張琪自徽犯饒州有衆五萬時頤浩自左蠡班師  
帳下兵不滿萬人郡人皇駭頤浩命其將閻臯姚端崔  
邦弼列陣以待琪犯臯軍臯力戰端邦弼兩軍夾擊大  
破之拜少保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  
密院事二年上自越州還臨安時桑仲在襄陽欲進取  
京城乞朝廷舉兵爲聲援頤浩乃大議出師而身自督

軍北向高宗諭頤浩秦檜曰頤浩治軍旅檜理庶務如  
種蠡分職可也二人同秉政檜知頤浩不爲公論所與  
多引知名士爲助欲傾之而擅朝權高宗乃下詔以戒  
朋黨除頤浩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開府鎮江頤浩辟  
文武士七十餘人以神武後軍及御前忠銳崔增趙延  
壽二軍從行百官班送頤浩次常州延壽軍叛劉光世  
殲其衆又聞桑仲已死遂不進引疾求罷詔還朝以知  
紹興府朱勝非同都督諸軍事頤浩旣還欲傾秦檜乃  
引勝非爲助給事中胡安國論勝非必誤大計勝非復  
知紹興府尋以醴泉觀使兼侍讀安國持錄黃不下頤

浩持命檢正諸房文字黃龜年書行安國以失職求去  
罷之檜上章乞留安國不報侍御史江躋左司諫吳表  
臣皆以論救安國罷程瑀胡世將劉一正張壽林待聘  
樓炤亦坐論檜黨斥臺省一空遂罷檜相頤浩獨秉政  
屢請興師復中原謂太祖取天下兵不過十萬今有兵  
十六七萬矣然自金人南牧莫敢嬰其鋒比年韓世忠  
張俊陳思恭張崇屢奏人有戰心天將悔禍又金人以  
中原付劉豫三尺童子知其不能立國願睿斷早定決  
策北向今之精銳皆中原人恐久而消磨他日難以舉  
事時盜賊稍息頤浩請遣使循行郡國平獄訟宣德意  
李綱宣撫湖南頤浩言綱縱暴無善狀請罷諸路宣撫  
之名綱止爲安撫使時李光在江東與頤浩書言綱有  
大節四夷畏服頤浩稱光結黨言者因論光罷之時方  
審量濫賞頤浩時有縱舍右司郎官王岡持不可曰公  
秉國鈞不平謂何頤浩再秉政凡二年高宗以水旱地  
震下詔罪已求言頤浩連章待罪高宗一日謂大臣曰  
國朝四方水旱無不上聞近蘇湖地震泉州大水輒不  
以奏何也侍御史辛炳殿中常同論其罪遂罷頤浩爲  
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提舉洞霄宮改特進觀  
文殿大學士五年詔問宰執以戰守方畧頤浩條十事

以獻除湖南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潭州時郴衡桂陽盜起頤浩遣人悉平之帝在建康除頤浩少保浙西安撫制置大使知臨安府行宮留守明堂禮成進封成國公八年上將還臨安除少傅鎮南定江軍節度使江東安撫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行宮留守頤浩引疾求去除醴泉觀使九年金人歸河南地高宗欲以頤浩往陝西命中使召赴行在頤浩以老病辭且條陝西利害謂金人無故歸地其必有意召趣赴闕既至以疾不能見乃聽歸未幾卒贈太師封秦國公諡忠穆頤浩有膽畧善鞍馬弓劍當國步艱難之際人倚之爲重自江東再相胡安國以書勸其法韓忠獻以至公無我爲先報復恩讎爲戒頤浩不能用時軍用不足頤浩與朱勝非勸立江浙湖南諸路大軍月椿錢於是郡邑多橫賦大爲東南患云

范宗尹字覺民襄陽鄧城人少篤學王文辭宣和三年上舍登第累遷侍御史右諫議大夫王雲使北還言金人必欲得三鎮宗尹請棄之以紓禍言者非之宗尹罷歸張邦昌僭位復其職遣同路允迪詣康王勸進建炎元年李綱拜右僕射宗尹論其名浮於實有震主之威不報出知舒州言者論宗尹嘗汚僞命責置鄂州旣召

爲中書舍人遷御史中丞拜參知政事呂頤浩罷相宗  
尹攝其位時諸盜據有州縣朝廷力不能制宗尹言太  
祖收藩鎮之權天下無事百五十年可謂良法然國家  
多難四方帥守單寡束手環視此法之弊今當稍復藩  
鎮之法裂河南江北數十州之地付以兵權俾蕃王室  
較之棄地夷狄豈不相遠上從其言授宗尹通議大夫  
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御營使時年三  
十近世宰相年少未有如宗尹者宗尹奏以京畿東西  
淮南湖北地並分爲鎮授諸將以鎮撫使爲名軍興聽  
便宜從事然李成薛慶孔彥舟桑仲輩起於羣盜翟興  
劉位土豪李彥光郭仲威皆潰將多不能守其地宗尹  
請有司討論崇觀以來濫賞修書營繕應奉開河免夫  
獄空之類皆釐正之宣靖執政圍城明受僞命之人反  
用赦申雪徐秉哲吳玠莫儔等並量移吳敏王孝迪耿  
南仲孫覲蔡懋等並敘復侍郎季陵希宗尹意乞詔宰  
執於罪累中選真材實能量付以事沈與求劾陵因及  
宗尹宗尹求去上爲罷與球宗尹乃復視事初宗尹廷  
對詳定官李邦彥特取旨寘宗尹乙科宗尹德之贈邦  
彥觀文殿太學士樞密院副都承旨闕宗尹擬邢煥藍  
公佐辛道宗三人煥戚里公佐管客省道宗不知兵人

以此咎宗尹密院計議官王侑結公佐宗尹請除侑爲  
宗正丞侍御史張延壽劾之上罷侑紹興元年二月辛  
巳日有黑子宗尹以輔政無狀請免上不許魏滂爲江  
東通判諫官言其貪盜官錢滂遂罷李弼孺領營田諫  
官言其媚事朱勔弼孺亦罷二人皆宗尹所薦白州守  
臣晁公爲儲峙豐備論者以爲擾民宗尹陰佑之會公  
爲妻受囚金事覺上罷公宗尹不自安時明堂覃恩宗  
尹請舉行討論之事上手劄云朕不欲歸過君父斂怨  
士大夫始宗尹建此議秦檜力贊之及見上意堅反擠  
宗尹上亦惡其與辛道宗兄弟往來遂罷沈與求奏其  
罪狀落職未幾命知溫州退居天台卒年三十七宗尹  
有才智當北敵肆行之衝毅然自任建議分鎮以是得  
相位然其置帥多授劇盜又無總率統屬且不遣援不  
通餉故諸鎮守鮮能久存者及爲政多私屢爲議者所  
詆云

范致虛字謙叔建州建陽人舉進士爲太學博士鄒浩  
以言事斥致虛坐祖送獲罪停官徽宗嗣位召見除左  
正言出通判郢州崇寧初以右司諫召道改起居舍人  
進中書舍人蔡京建請置講議司引致虛爲詳定官議  
不合改兵部侍郎自是入處華要出典大郡者十五年



以附張商英貶通州政和七年復官入爲侍讀修國史  
尋除刑部尚書提舉南京鴻慶宮初致虛在講議司延  
康殿學士劉曷嘗乘蔡京怒擠之後王家坐妖言繫獄  
事連曷論死致虛爭之曷得減竄士論賢之遷尚書右  
丞進左丞母喪踰年起知東平府改大名府入見時朝  
廷欲用師契丹致虛言邊隙一開必有意外之患宰相  
謂其懷異致虛乞終喪從之免喪知鄧州改河南府中  
人規景華苑欲奪故相富弼園宅致虛言弼和戎有大  
功使朝廷享百年之安乃不保數畝之居邪弼園宅得  
不取復移鄧州提舉亳州明道宮帝方好老氏致虛希  
時好營飭道宇賜名鍊真宮靖康元年召赴闕道除知  
京兆府時金人圍太原聲震關中致虛修戰守備甚力  
朝廷命錢蓋節制陝西除致虛陝西宣撫使金人分道  
再犯京師詔致虛會兵入援錢蓋兵十萬至潁昌聞京  
師破而遁西道總管王襄南走致虛獨與西道副總管  
孫昭遠合兵環慶帥臣王似熙河帥臣王倚以兵來會  
致虛合步騎號二十萬以右武大夫馬昌祐統之命杜  
常將民萬人趨京師夏俶將萬人守陵寢兵有僧趙宗  
印者喜談兵席益薦之致虛以便宜假官俾充宣撫司  
參議官兼節制軍馬致虛以大軍遵陸宗印以舟師趨

西京金人破京師遣人持登城不下之詔以止入援之師致虛斬之初金人守潼關致虛奪之作長城起潼關迄龍門所築僅及肩宗印又以僧爲一軍號尊勝隊童子行爲一軍號淨勝隊致虛勇而無謀委已以聽宗印宗印徒大言實未嘗知兵至是宗印舟師至三門津致虛使整兵出潼關金守臣高世由謂其帥粘罕曰致虛儒者不知兵遣斥候三千自足殺之致虛軍出武關至鄧州千秋鎮金將婁宿以精騎衝之不戰而潰死者過半杜常夏淑先遁致虛斬之孫昭遠王似王倚等留陝府致虛收餘兵入潼關方致虛之鼓行出關也裨將李彥仙曰行者利速多爲支軍則舍不至淹敗不至覆若衆羣聚而出殽澠一蹴於險則皆潰矣致虛不聽遂底于敗高宗卽位言者論其逗撓不進徙知鄧州尋加觀文殿學士復知京兆府致虛力辭而薦席益李彌大唐重自代詔以重守京兆致虛復知鄧州次年宗印領兵出武關與致虛合會金將銀朱兵壓境致虛遁宗印兵不戰走轉運使劉汲力戰死焉致虛坐落職責授安遠軍節度副使英州安置高宗幸建康召復資政殿學士知鼎州行至巴陵卒贈銀青光祿大夫

呂好問字舜徒侍講希哲子也以蔭補官崇寧初治黨

事好問以元祐子弟坐廢兩監東嶽廟司揚州儀曹時  
 蔡卞為帥欲扳附善類待好問特異好問以禮自持卞  
 不得親及卞得政當時據屬扳擢畧盡獨好問留滯卞  
 諷之曰子少親我卽階顯列矣好問笑不答靖康元年  
 以薦召為左司諫諫議大夫擢御史中丞欽宗諭之曰  
 卿元祐子孫朕特用卿令天下知朕意所嚮先是徽宗  
 將內禪詔解黨禁除新法盡復祖宗之故而蔡京黨戚  
 根據中外害其事莫肯行好問言時之利害政之闕失  
 太上皇詔旨備矣雖使直言之士抗疏論列無以過此  
 願一一施行之而已又言陛下宵衣旰食有求治之意  
 發號施令有求治之言逮今半載治效逾邈良由左右  
 前後不能推廣德意而陛下過於容養臣恐淳厚之德  
 變為頹靡且今不盡革京貫等所為太平無由可致欽  
 宗鄉納好問疏蔡京過惡乞投海外黜朋附之尤者以  
 厲其餘又建白削王安石王爵正神宗配饗褒表江公  
 望張庭堅任伯兩龔夬等除青苗之令湔元符上書獲  
 譴者章前後疏十上每奏對帝雖當食輒使畢其說時  
 金人既退大臣不復顧慮武備益弛好問言金人得志  
 益輕中國秋冬必傾國復來禦敵之備當速講求今邊  
 事經畫旬月不見施設臣僚奏請皆不行下此臣所深

懼也及邊警急大臣不知所出遣使講解金人佯許而  
攻畧自如諸將以和議故皆閉壁不出好問言彼名和  
而實攻朝廷不謀進兵遣將何也請亟集滄滑邢相之  
戍以遏奔衝而列勤王之師于畿邑以衛京城疏上不  
省金人陷真定改中山上下震駭廷臣狐疑相顧猶以  
和議爲辭好問率臺屬劾大臣畏懦誤國出好問知袁  
州欽宗憫其忠下遷吏部侍郎旣而金人薄都城欽宗  
思好問言進兵部尚書都城失守召好問入禁中軍民  
數萬斧左掖門求見天子好問從帝御樓諭遣之衛士  
長蔣宣帥其徒數百欲邀乘輿犯圍而出左右奔竄獨  
好問與孫傅梅執禮侍宣抗聲曰國事至此皆宰相信  
任姦臣不用直言所致傅呵之宣以語侵傅好問曉之  
曰若屬忘家族欲冒重圍衛上以出誠忠義然乘輿將  
駕必甲乘無闕而後動詎可輕耶宣詘服曰尚書真知  
軍情麾其徒退帝再幸金營好問實從帝旣留遣好問  
還慰拊都城已而金人立張邦昌以好問爲事務官邦  
昌入居都省好問曰相公真欲立邪抑姑塞敵意而徐  
爲之圖爾邦昌曰是何言也好問曰相公知中國人情  
所向乎特畏女真兵威耳女真旣去能保如今日乎大  
元帥在外元祐皇太后在內此殆天意盍亟還政可轉

禍爲福且省中非人臣所處宜寓直殿廬母令衛士俠  
陛敵所遺袍帶非戎人在旁弛勿服車駕未還所下文  
書不當稱聖旨以好問攝門下省好問旣繫銜仍行舊  
職時邦昌雖不改元而百司文移必去年號獨好問所  
行文書稱靖康二年吳玠莫儔請邦昌見金使於紫宸  
垂拱殿好問曰宮省故吏驟見御正衙必將憤駭變且  
不測奈何邦昌矍然止王時雍議肆赦好問曰四壁之  
外皆非我有將誰赦乃先赦城中始金人謀以五千騎  
取康王好問聞卽遣人以書白王言大王之兵度能擊  
則邀擊之不然卽宜遠避且言大王若不自立恐有不  
當立而立者旣又語邦昌曰天命人心皆歸大元帥相  
公先遣人推戴則功無在相公右者若無機不發他人  
聲義致討悔可追邪於是邦昌謀遣謝克家奉傳國寶  
往大元帥府須金人退乃發金將將還議留兵以衛邦  
昌好問曰南北異宜恐北兵不習風土必不相安金人  
曰劉一勃堇統之可也好問曰勃堇貴人有如觸發致  
疾則負罪益深乃不復留兵金人旣行好問趣遣使詣  
大元帥府勸進請元祐太后垂簾邦昌易服歸太宰位  
太后自延福宮入聽政高宗卽位太后遣好問奉手書  
詣行在所高宗勞之曰宗廟獲全卿之力也除尚書右

丞丞相李綱以羣臣在圍城中不能執節欲悉按其罪  
好問曰王業艱難政宜含垢繩以峻法懼者衆矣侍御  
史王賓論好問嘗汙僞命不可以立新朝高宗曰邦昌  
僭號之初好問募人賫白書具道京師內外之事金人  
甫退又遣人勸進考其心跡非他人比好問自慙力求  
去且言邦昌僭號之時臣若閉門潔身實不爲難徒以  
世被國恩所以受賢者之責冒圍賫書於陛下疏入除  
資政殿學士知宣州提舉洞霄宮以恩封東萊郡侯避  
地卒于桂州子本中揆中弼中用中忱中孫祖讓祖儉  
本中祖讓祖儉別有傳

論曰朱勝非呂頤浩處苗劉之變或異用其智或震奮  
其威其於復辟討賊之功固有可言矣然李綱趙鼎當  
世之所謂賢者而勝非頤浩視之若水炭然其中之所  
存果何如哉范宗尹忍於汙張邦昌之僞命而誣李綱  
以震主之畏何其繆於是非也范致虛佞附權臣大誼  
已失其總勤王之師輕而寡謀以底于敗宜哉若呂好  
問處艱難之際其跡與宗尹同而屈己就事以規興復  
亦若勝非之處苗劉其心有足亮云

宋史卷三百六十二

宋史卷三百六十三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二十二

李光

子孟傳

許翰

許景衡

張慤

張所

陳禾

蔣猷

李光字泰發越州上虞人童穉不戲弄父高稱曰吾兒雲間鶴其興吾門乎親喪哀毀如成人有致賻者悉辭之及葬禮皆中節服除遊太學登崇寧五年進士第調開化令有政聲召赴都堂審察時宰不悅處以監當改秩知平江府常熟縣朱勔父冲倚勢暴橫光械治其家

宋史卷三十三 列傳  
一  
僅冲怒風部使者移令吳江光不爲屈改京東西學事  
司管勾文字劉安世居南京光以師禮見之安世告以  
所聞於溫公者曰學當自無妄中入光欣然領會除太  
常博士遷司封首論士大夫諛佞成風至妄引荀卿有  
聽從無諫諍之說以杜塞言路又言怨嗟之氣結爲妖  
沴王黼惡之令部注桂州陽朔縣安世聞光以論事貶  
貽書偉之李綱亦以論水災去國居義興光伺于水驛  
自出呼曰非越州李司封船乎留數日定交而別徐司  
勳員外郎遷符寶郎郭藥師叛光知徽宗有內禪意因  
納符謂知樞密院蔡攸曰公家所爲皆拂衆心今日之  
事非皇太子則國家俱危攸矍然不敢爲異欽宗受禪  
擢右司諫上皇東幸憐人間兩宮光請集議奉迎典禮  
又奏東南財用盡於朱勔西北財用困於李彥天下根  
本之財竭於蔡京王黼各爲應奉實入私室公家無半  
歲之儲百姓無旬日之積乞依舊制三省樞密院通知  
兵民財計與戶部量一歲之出入以制國用選吏考核  
使利源歸一金人圍太原援兵無功光言三鎮之地祖  
宗百戰得之一旦舉以與敵何以爲國望詔大臣別議  
攻守之策仍間道遣使檄河東北兩路盡起強壯策應  
首尾掩擊遷侍御史時言者猶主王安石之學詔榜廟



堂光又言祖宗規摹宏遠安石欲盡廢法度則謂人主制法而不當制於法欲盡逐元老則謂人主當化俗而不當化於俗蔡京兄弟祖述其說五十年間毒流四海今又風示中外鼓惑民聽豈朝廷之福蔡攸欲以扈衛上皇行宮因緣入都光奏攸若果入則百姓必致生變萬一驚犯屬車之塵臣坐不預言之罪望早黜責時已葺擷景園爲寧德宮而太上皇后乃欲入居禁中光奏禁中者天子之宮正使陛下欲便溫清奉迎入內亦當躬稟上皇下有司討論典禮乃下光章使兩宮臣奏知於是太上皇后居寧德宮金人逼京城士大夫委職而去者五十二人罪同罰異士論紛然光請付理寺公行之太原圍急奏乞就委拆彥質盡起晉絳磁隰潞威勝汾八州民兵及本路諸縣弓手俾守令各自部轄其土豪士人願爲首領者假以初官應副器甲協力赴援女真劫質親王以三鎮爲辭勢必深入請大修京城守禦之備以伐敵人之謀又言朱勔託應奉脅制州縣田園第宅當擬王室乞擇清強官置司追攝勔父子及奉承監司守令如胡直孺盧宗原陸寘王仲閔趙霖宋晦等根勘驅磨計資沒入其強奪編戶產業者還之李會李擢復以諫官召光奏蔡京復用時會擢迭爲臺官禁

不發一語金人圍城與白時中李邦彥專主避敵割地之謀時中邦彥坐是落職而會擢反被召用復預諫諍之列乞寢成命不報光丐外亦不報彗出寅良間耿南仲輩皆謂應在外夷不足憂光奏孔子作春秋不書祥瑞者蓋欲使人君恐懼修省未聞以災異歸之外夷也疏奏監汀州酒稅高宗卽位擢祕書少監除知江州未幾擢侍御史皆以道梗不赴建炎三年車駕自臨安移蹕建康除知宣州時范瓊將過軍光先入視事瓊至則開門延勞留三日而去無敢譁者光以宣密邇行都乃繕城池聚兵糧藉六邑之民保伍相比謂之義社擇其健武者統以土豪得保甲萬餘號精揀軍又柵險要二十三所謹戍之釐城止為十地分分巡內外晝則自便夜則守城有警則戰苗租歲輸邑者悉命輸郡初謹言不便及守城之日贍軍養民迄賴以濟事聞授管內安撫許便宜從事進直龍圖閣杜充以建康降金人奪馬家渡御營統制王瓌王珉素不相能至是擁潰兵砦城外索鬪光親至營諭以先國家後私讎之義皆感悟解去時奔將散卒至者光悉厚賞給遺有水軍叛于繁昌逼宣境卽遣兵援擊出賊不意遂宵遁進右文殿修撰光奏金人雖深入江浙然違天時地利臣已移文劉光

世領大兵赴州併力攻討乞速委宣撫使周望約日本陸並進潰將邵青自真州擁舟數百艘剽當塗蕪湖兩邑間光招諭之遺米二千斛青喜謂使者曰我官軍也所過皆以盜賊見遇獨李公不疑我於是秋毫無犯他日舟過繁昌或給之曰宣境也乃掠北岸而去劇盜戚方破寧國縣抵城下分兵四擊光募勇敢劫之賊驚擾自相屠蹂朝廷遣統制官巨師古劉晏兼程來援賊急攻朝京門纜竹木爲浮梁以濟須臾軍傅城列砲具立石對樓光命編竹若簾揭之砲至卽反墜不能傷取樅木爲撞竿倚女牆以禦對樓賊引却劉晏率赤心隊直擣其砦賊陽退晏追之伏發遇害師古以中軍大破賊賊遁去初戚方圍宣與其副並馬巡城指畫攻具光以書傳矢射其副馬前言戚方窮寇天誅必加汝爲將家子何至附賊二人相疑攻稍緩始得爲備而援師至矣嘗寘七首枕匣中與家人約曰城不可必保若使人取七首我必死汝輩宜自殺無落賊手除徽猷閣待制知臨安府紹興元年正月除知洪州固辭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除知婺州甫至郡擢吏部侍郎光奏疏極論朋黨之害議論之臣各懷顧避莫肯以持危扶顛爲己任駐蹕會稽首尾三載自去秋迄今敵人無復南渡之意淮

旬咫尺了不經營長江千里不爲限制惴惴焉日爲乘桴浮海之計晉元帝區區草創猶能立宗社修宮闕保江浙劉琨祖逖與逆胡拒戰於并冀兗豫司雍諸州未嘗陷沒也石季龍重兵已至歷陽命王導都督中外諸軍以禦之未聞專主避狄如今日也陛下駐蹕會稽江浙爲根本之地使進足以戰退足以守者莫如建康建康至姑熟一百八十里其隘可守者有六曰江寧鎮曰硎砂夾曰采石曰大信其上則有蕪湖繁昌皆與淮南對境其餘皆蘆蓀之場或碕岸水勢湍悍難施舟楫莫若預於諸隘屯兵積粟命將士各管地分調發旁近鄉兵協力守禦乞明詔大臣參酌施行時有詔金人深入諸郡守臣相度或守或避令得自便光言守臣任人民社稷之重固當存亡以之若預開遷避之門是誘之遁也願追寢前詔上欲移蹕臨安被宥節制臨安府見屯諸軍兼戶部侍郎督營繕事光經營撙節不擾而辨奏蠲減二浙積負及九邑科配以示施德自近之意戚方以管軍屬節制甚懼拜庭下光握手起之曰公昔爲盜某爲守分當相直今俱爲臣子當共勉力忠義勿以前事爲疑方謝且泣兼侍讀因奏金人內寇百姓失業爲盜賊本非獲已尚可誠感自李成北走羣盜離心儻因

斯時顯用一二曾豪以風厲其黨必更相效慕以次就降擢吏部尚書大將韓世清本苗傅餘黨久屯宣城擅據倉庫調發不行光請先事除之乃授光淮西招撫使光假道至郡世清入謁縛送闕下伏誅初光於上前面稟成算宰相以不預聞怒之未至道除端明殿學士江東安撫大使知建康府壽春滁濠廬和無爲宣撫使時太平州卒陸德囚守臣據城叛光多設方略盡擒其黨秦檜旣罷呂頤浩朱勝非並相光議論素與不合言者指光爲檜黨落職奉祠尋復寶文閣待制知湖州除顯謨閣直學士移守平江除禮部尚書光言自古創業中興必有所因而起漢高因關中光武因河內駐驂東南兩浙非根本所因之地乎自冬及春雨雪不已百姓失業乞選臺諫察實以聞兼比歲福建湖南盜作范汝爲楊么相挺而起朝廷發大兵誅討殺戮過當今諸路旱荒流丐滿路盜賊出入宜選良吏招懷撫納責諸路監司按貪贓恤流殍議臣欲推行四川交子法於江浙光言有錢則交子可行今已謂椿辦若干錢行若干交子此議者欲朝廷欺陛下使陛下異時不免欺百姓也若已椿辦見錢則目今所行錢關子已是通快何至紛紛其工部鑄到交子務銅印臣未敢給降除端明殿學士

守台州俄改温州劉光世張俊連以捷聞光言觀金人  
布置必有主謀今已據東南形勢敵人萬里遠來利於  
速戰宜戒諸將持重以老之不過數月彼食盡則勝算  
在我矣除江西安撫知洪州兼制置大使擢吏部尚書  
踰月除參知政事時秦檜初定和議將揭榜欲籍光名  
鎮壓上意不欲用光檜言光有人望若同押榜浮議自  
息遂用之同郡楊焯上光書責以附時相取尊官墮黠  
虜姦計隳平時大節光本意謂但可因和而爲自治之  
計旣而檜議徹淮南守備奪諸將兵權光極言戎狄狼  
子野心和不可恃備不可徹檜惡之檜以親黨鄭億年  
爲資政殿學士光於榻前面折之又與檜語難上前因  
曰觀檜之意是欲壅蔽陛下耳目盜弄國權懷姦誤國  
不可不察檜大怒明日光丐去高宗曰卿昨面叱秦檜  
舉措如古人朕退而歎息方寄卿以腹心何乃引去光  
曰臣與宰相爭論不可留章九上乃除資政殿學士知  
紹興府改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十一年冬中丞万俟卨  
論光陰懷怨望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瓊州安置越四  
年移瓊州居瓊州八年仲子孟堅坐陸升之誣以私撰  
國史獄成呂愿中又告光與胡銓詩賦倡和譏訕朝政  
移昌化軍論文考史怡然自適年踰八十筆力精健又

三年始以郊恩復左朝奉大夫任便居住至江州而卒  
孝宗卽位復資政殿學士賜諡莊簡

孟傳字文授光幼子也光南遷之日才六歲以光遺表  
恩累官至太府丞韓侂胄願見之孟傳曰行年六十去  
計已決不敢聞也由是出知江州以朝請大夫直寶謨  
閣致仕卒年八十有磐溪詩二十卷文藁三十卷宏辭  
類藁十卷左氏說十卷讀史十卷雜誌十卷博學多聞  
持身甚嚴時推能世其家

許翰字崧老拱州襄邑人中元祐三年進士第宣和七  
年召爲給事中爲書抵時相謂百姓因弊起爲盜賊天  
下有危亡之憂願罷雲中之師修邊保境與民休息高  
麗入貢調民開運河民間騷然中書舍人孫傅論高麗  
於國無功不宜興大役傅坐罷翰謂傅不當黜時相怒  
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靖康初復以給事中召時金人  
攻京師甫退翰造闕卽日賜對除翰林學士尋改御史  
中丞上疏言邊事因陳決勝之策張邦昌爲太宰翰上  
疏力爭之种師道罷爲中太一宮使翰言師道名將沉  
毅有謀山西士卒人人信服不可使解兵柄欽宗謂其  
老難用翰曰秦始皇老王翦而用李信兵辱於楚漢宣  
帝老趙充國而卒能成金城之功自呂望以來用老將

收功者難一二數以古揆今師道雖老可用也且謂金人此行存亡所係令一大劊使失利去則中原可保四夷可服不然將來再舉必有不救之憂宜起師道邀擊之上不能用擢中大夫同知樞密院論益不合以病去除延康殿學士知亳州坐言者落職提舉南京鴻慶宮高宗卽位用李綱薦召復延康殿學士既至拜尚書右丞兼權門下侍郎時建炎大變之後河北山東大盜李成孔彥舟等聚衆各數十萬皆以勤王爲名願得張所爲帥所爲御史嘗論黃潛善姦邪不可用由此得罪李綱爲相乃以所爲河北等路招撫使率成等衆渡河號召諸路爲興復計潛善力沮之宗澤論車駕不宜南幸宜還京師且詆潛善等潛善等請罷澤翰極論以爲不可李綱罷翰言綱忠義英發捨之無以佐中興今罷綱臣留無益力求去高宗未許時潛善奏誅陳東翰謂所親曰吾與東皆爭李綱者東戮東市吾在廟堂可乎求去益力章八上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復以言者落職紹興元年召復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辭不至二月復資政殿學士三年五月卒贈光祿大夫翰通經術正直不撓歷事三朝致位政府徒以黼攸潛善輩薰蕕異味橫遭口語志卒不展綱雖力引之不旋踵去



翰亦斥逐而死所著書有論語解春秋傳

許景衡字少伊溫州瑞安人登元祐九年進士第宣和六年召爲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是時王黼蔡攸用事景衡言尚書省比闕長官而同知樞密院亦久闕雖三公通治三省然文昌政事之本樞密本兵之地各有攸屬安可久虛其位願博採公議遴選忠賢以補政府之闕遂大忤黼意朝廷用童貫爲河東北宣撫使將北伐景衡論其貪繆不可用者數十事不報睦寇平江浙郡縣殘燬而茶鹽比較之法如故景衡奏茶鹽之法當以食之衆寡爲歲額之高下今收復之後戶版半耗民力蕭然而茶鹽比較不減於昔民欲無困得乎奏上詔兩浙江東路權免茶鹽比較賊平日仍舊朝廷旣興燕雲之師調度不繼誅求益急景衡奏財力匱乏在節用民力困弊在恤民今不急之務若營繕諸役花石綱運其名不一吏員猥多軍額冗濫又無名功賞非常賜予皆資緣僥倖干請無厭宜節以祖宗之制而省去之且極論和買和糴鹽法之害不報會知洋州吳巖夫以私書抵執政子道景衡之賢因從子壻符寶郎周離亨以達離亨繆以其書誤致王黼黼用是中景衡逐之欽宗卽位以左正言召旋改太常少卿兼太子諭德遷中書

舍人侍御史李光正言程瑀以鯁亮忤執政斥景衡爲  
辨白坐落職予祠高宗卽位以給事中召卽至除御史  
中丞宗澤爲東京留守言者附黃潛善等多攻其短欲  
逐去之景衡奏曰臣自浙渡淮以至行在聞澤之爲尹  
威名政事卓然過人雖不識其人竊用歎慕臣以爲去  
冬京城內有赤心爲國如澤等數輩其禍變未至如是  
之酷今若較其小短不顧盡忠殉國之節則不恕已甚  
且開封宗廟社稷所在苟欲罷澤別遣留守不識搢紳  
中威名政事有加於澤者乎疏入上大悟封以示澤澤  
乃安杭州叛卒陳通作亂權浙西提刑趙叔近招降之

請授以官景衡曰官吏無罪而受誅叛卒有罪而蒙賞  
賞罰倒置莫此爲甚卒奏罷之除尚書右丞有大政事  
必請間極論潛善伯彥以景衡異已共排沮之或言正  
二月之交乃太一正遷之日宜於禁中設壇望拜高宗  
以問景衡曰修德愛民天自降福何迎拜太一之有初  
李綱議建都以關中爲上南陽次之建康爲下綱旣相  
遂主南陽之議景衡爲中丞奏南陽無險阻且密邇盜  
賊漕運不繼不若建康天險可據請定計巡幸潛善等  
傾綱使去南陽之議遂格至是諜報金人攻河陽泥水  
景衡又奏請南幸建康已而有詔還京罷景衡爲資政

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至瓜州得暍疾及京口卒年五十七諡忠簡景衡得程頤之學志慮忠純議論不與時俯仰建炎初李綱議幸南陽宗澤請還京景衡乃請幸建康黃潛善等素惡其異已暨車駕駐揚州休於傳聞不得已下還京之詔遂借渡江之議罪之斥逐而死既没高宗思之曰朕自卽位以來執政忠直遇事敢言惟許景衡詔賜景衡家溫州官舍一區

張慤字誠伯河間樂壽人登元祐六年進士第累遷龍圖閣學士計度都轉運使高宗爲兵馬大元帥募諸道兵勤王慤飛輓踵道建議卽元帥府印給鹽鈔以便商旅不閱旬得緡錢五十萬以佐軍高宗器重之命以便宜權大名尹兼北京留守馬步軍都總管慤初聞二帝北行率副總管顏岐等三上牋勸進最後慤上書極論中原不可一日無君高宗爲之感悟建炎改元爲戶部尚書除同知樞密院事措置戶部財用兼御營副使建言三河之民怨敵深入骨髓恨不殲殄其類以報國家之仇請依唐人澤潞步兵雄邊子弟遺意募民聯以什伍而寓兵於農使合力抗敵謂之巡社爲法精詳前此論民兵者莫及也詔集爲書行之遷尚書左丞官至中書侍郎慤善理財論錢穀利害猶指諸掌在朝諤諤有

大臣節然論議可否不形辭色未嘗失同列之歡卒諡忠穆上每念之謂慤謀國盡忠遇事敢諫古之遺直也張所青州人登進士第歷官爲監察御史高宗卽位遣所按視陵寢還上疏言河東河北天下之根本昨者誤用姦臣之謀始割三鎮繼割兩河其民怨入骨髓至今無不扼擊若因而用之則可藉以守不則兩河兵民無所係望陛下之事去矣且論還京師有五利謂國之安危在乎兵之強弱將相之賢不肖不在乎都之遷不遷又條上兩河利害上欲以其事付所會所言黃潛善姦邪不可用恐害新政乃罷所御史改兵部郎中尋責所鳳州團練副使江州安置後李綱入相欲薦所經畧兩河以其嘗言潛善故難之一日與潛善從容言曰今河北未有人獨一張所可用又以狂言抵罪不得已收拭用之使爲招撫冒死立功以贖過不亦善乎潛善許諾乃借所直龍圖閣充河北招撫使賜內府錢百萬緡給空名告千餘道以京西卒三千爲衛將佐官屬許自辟置一切以便宜從事所入見條上利害上賜五品服遣行命直祕閣王圭爲宣撫司參謀官佐之河北轉運副使張益謙附黃潛善意奏所置司北京非是且言自置招撫河北盜賊愈熾不若罷之專以其事付帥司李綱

言張所今留京師招集將佐尚未及行益謙何以知其擾朝廷以河北民無所歸聚而爲盜故置司招撫因其力而用之豈由置司乃有盜賊乎今京東西羣盜公行攻掠郡縣亦豈招撫司過耶時方艱危朝廷欲有所經理益謙小臣乃以非理沮抑此必有使之者上乃命益謙分折命下樞密院汪伯彥猶用其奏詰責招撫司李綱與伯彥爭於上前伯彥語塞所方招來豪傑以王彥爲都統制岳飛爲準備將而李綱已罷相朝廷以王圭代之所落直龍圖閣嶺南安置卒于貶所子宗本以岳飛奏補官

陳禾字秀實明州鄞縣人舉元符三年進士累遷辟雍博士時方以傳注記問爲學禾始崇尚義理黜抑浮華入對契旨擢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蔡京遣酷吏李孝壽窮治章縊鑄錢獄連及士大夫甚衆禾奏免孝壽京子儵爲太常少卿何執中婿蔡芝爲將作監皆疏其罪罷之天下久平武備寬弛東南尤甚禾請增戍繕城壁以戒不虞或指爲生事格不下其後盜起人服其先見遷左正言俄除給事中時童貫權益張與黃經臣胥用事御史中丞盧航表裏爲姦搢紳側目禾曰此國家安危之本也吾位言責此而不言一遷給舍則非其職矣

未拜命首抗疏劾貫復劾經臣怙寵弄權誇衒朝列每云詔令皆出其手言上將用某人舉某事已而詔下悉如其言夫發號施令國之重事黜幽陟明天子大權奈何使宦寺得與臣之所憂不獨經臣此塗一開類進者衆國家之禍有不可遏願亟竄之遠方論奏未終上拂衣起禾引上衣請畢其說衣裾落上曰正言碎朕衣矣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此曹今日受富貴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言愈切上變色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內侍請上易衣上却之曰留以旌直臣翌日貫等相率前愬謂國家極治安得此不祥語盧航奏禾狂妄謫監信州酒遇赦得自便還里初陳瓘歸自嶺外居于鄞與禾相好遣其子正彙從學後正彙告京罪執詣闕瓘亦就逮經臣泣其獄檄禾取證禾荅以事有之罪不敢逃或謂其失對禾曰禍福死生命也豈可以死易不義耶願得分賢者罪遂坐瓘黨停官遇赦復起知廣德軍移知和州尋遭內艱服除知秀州王黼新得政禾曰安能出黼門下力辭改汝州辭益堅曰寧餓死黼聞而銜之禾兄秉時爲壽春府教授禾侍兄官居適童貫領兵道府下謁不得入餽之不受貫怒歸而譖之上曰此人素如此汝不能容耶久之知舒州命

下而卒贈中大夫諡文介忝性不苟合立朝挺挺有風操有易傳九卷春秋傳十二卷論語孟子解各十卷蔣猷字仲遠潤州金壇縣人舉進士政和四年拜御史中丞兼侍讀有直聲嘗論士風浮薄廷臣伺人主意承宰執風旨向背以特立不回者爲愚共嗤笑之此風不可長輔臣奏事殿上雷同唱和畧無所可否非論道獻替之禮內侍省不隸臺察紊元豐官制楊戩不當除節度使趙良嗣不宜出入禁中上皆嘉納至揭其章內侍省且詔自今無得規圖節鉞又疏孟昌齡徐鑄等姦狀遷兵部尚書兼禮制局詳議官七年知貢舉改工部吏部尚書以徽猷閣直學士知婺州明年請祠歸宣和末召爲刑部尚書兼資善堂翊善靖康初奉上表起居太上皇帝於淮陰且特詔貶童貫猷奏貫得罪天下願黜遠之太上以爲然亟令宣詔趣貫赴貶所遂奉太上還京移兵部尚書累官正議大夫引疾授徽猷閣直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卒贈特進

論曰夫拯溺揀焚之際必以任人爲急靖康建炎之禍變亦甚於焚溺矣當時非乏人才也然而國耻卒不能雪者豈非任之之道有所未至歟夫以李光之才識高明所至有聲許翰許景衡之論議剴切張慤之善理財

張所之習知河北利害皆一時之雋也是數臣者使其言聽計從不爲讒邪所抑得以直行其志其效宜可待也然或斥遠以死或用之不竟其才世之治亂安危雖非人力所爲君子於此則不能無咎於時君之失政焉蔣猷歷仕五朝當建炎初避地而終則無足稱也陳禾引裾盡言有古諫臣之風其行事在宣和之前孝宗以後乃加褒諡云

宋史卷三百六十三

宋史卷三百六十四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二十三

韓世忠

子彥直

韓世忠字良臣延安人風骨偉岸目瞬如電早年鷲勇絕人能騎生馬駒家貧無產業嗜酒尚氣不可繩檢日者言當作三公世忠怒其侮已毆之年十八以敢勇應募鄉州隸赤籍挽強馳射勇冠三軍崇寧四年西夏騷動郡調兵捍禦世忠在遣中至銀州夏人嬰城自固世忠斬關殺敵將擲首俾外諸軍乘之夏人大敗旣而以



重兵次高平領世忠率精銳鏖戰解去俄復出間道世忠獨部敢死士殊死鬪敵少却顧一騎士銳甚問俘者曰監軍駙馬兀朮也躍馬斬之敵衆大潰經略司上其功童貫董邊事疑有所增飾止補一資衆弗平從劉延慶築天降山砦爲敵所據世忠夜登城斬二級割護城甃以獻繼遇敵佛口砦又斬數級始補進義副尉至藏底河斬三級轉進勇副尉宣和二年方臘反江浙震動調兵四方世忠以偏將從王淵討之次杭州賊奄至勢張甚大將惶怖無策世忠以兵二千伏北闕堰賊過伏發衆蹂亂世忠追擊賊敗而遁淵嘆曰真萬人敵也盡以所隨白金器賞之且與定交時有詔能得臘首者授兩鎮節鉞世忠窮追至睦州清溪峒賊深據巖屋爲三窟諸將繼至莫知所入世忠潛行溪谷問野婦得徑卽挺身仗戈直前渡險數里擣其穴格殺數十人禽臘以出辛興宗領兵截峒口掠其俘爲已功故賞不及世忠別帥楊惟忠還闕直其事轉承節郎二年議復燕山調諸軍至則皆潰世忠往見劉延慶與蘇格等五十騎俱抵滹沱河逢金兵二千餘騎格失措世忠從容令格等列高岡戒勿動屬燕山潰卒舟集卽命艤河岸約鼓譟助聲勢世忠躍馬薄敵迴旋如飛敵分二隊據高阜世

忠出其不意突二執旗者因奮擊格等夾攻之舟卒鼓  
譟敵大亂追斬甚衆時山東河北盜賊蠡起世忠從王  
淵梁方平討捕禽戮殆盡積功轉武節郎欽宗卽位從  
梁方平屯濬州金人壓境方平備不嚴金人迫而遁王  
師數萬皆潰世忠陷重圍中揮戈力戰突圍出焚橋而  
還欽宗聞召對便殿詢方平失律狀條奏甚悉轉武節  
大夫詔諸路勤王兵領所部入衛會金人退河北總管  
司辟選鋒軍統制時勝捷軍張師正敗宣撫副使李彌  
大斬之大校李復鼓衆以亂淄青之附者合數萬人山  
東復擾彌大檄世忠將所部追擊至臨淄河兵不滿千  
分爲四隊布鐵蒺藜自塞歸路令曰進則勝退則死走  
者命後隊剿殺於是莫敢返顧皆死戰大破之斬復餘  
黨奔潰乘勝逐北追至宿遷賊尚萬人方擁子女椎牛  
縱酒世忠單騎夜追其營呼曰大軍至矣亟束戈卷甲  
吾能保全汝共功名賊駭慄請命因跪進牛酒世忠下  
馬解鞍飲啖之盡於是衆悉就降黎明見世忠軍未至  
始大悔失色以功遷左武大夫果州團練使詔入朝授  
正任單州團練使屯漣沱河時真定失守世忠知王淵  
守趙遂亟往金人至聞世忠在攻益急糧盡援絕人多  
勉其潰圍去弗聽會大雪夜半以死士三百擣敵營敵

驚亂自相擊刺及旦盡遁後有自金國來者始知大會是日被創死故衆不能支遷嘉州防禦使還大名趙野辟爲前軍統制時康王如濟州世忠領所部勸進金人縱兵逼城人心恟懼世忠據西王臺力戰金人少却翌日會師率衆數萬至時世忠麾下僅千人單騎突入斬其酋長遂大潰康王卽皇帝位授光州觀察使帶御器械世忠請移都長安下兵收兩河時論不從初建御營爲左軍統制是歲命王淵張俊討陳州叛兵劉光世討黎驛叛兵喬仲福討京東賊李昱世忠討單州賊魚臺世忠已破魚臺又擊黎驛叛兵敗之皆斬以獻於是羣

盜悉平入備宿衛而河北賊丁順楊進等皆赴招撫司宗澤收而用之建炎二年升定國軍承宣使帝如揚州世忠以所部從時張遇自金山來降抵城下不解甲人心危懼世忠獨入其壘曉以逆順衆悉聽命李民衆十萬亦降比至有反覆狀王淵遣世忠諭旨世忠知其黨劉彥異議卽先斬彥殿平民出縛小校二十九人送淵斬之事定授京西等路捉殺內外盜賊金人再攻河南翟進合世忠兵夜襲悟室營不克反爲所敗會丁進失期陳思恭先遁世忠被矢如棘力戰得免還汴詰一軍之先退者皆斬左右懼進由是與世忠有隙尋以叛誅

召世忠還授郵延路副總管加平寇左將軍屯淮陽會  
山東兵拒敵粘罕聞世忠拒淮陽乃分兵萬人趨揚州  
自以大軍迎世忠戰世忠不敵夜引歸敵躡之軍潰于  
沐陽閤門宣贊舍人張遇死之三年帝召諸將議移蹕  
張俊辛企宗請往湖南世忠曰淮浙富饒今根本地詎  
可舍而之他人心懷疑一有退避則不逞者思亂重湖  
閩嶺之遙安保道路無變乎淮江當留兵爲守車駕當  
分兵爲衛約十萬人分半扈江淮上下止餘五萬可保  
防守無患乎在陽城收合散亡得數千人聞帝如錢塘  
卽繇海道赴行在苗傅劉正彥反張浚等在平江議討

亂知世忠至更相慶慰張俊喜躍不自持世忠得俊書  
大慟舉酒酌神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士卒皆奮見浚  
曰今日大事世忠願與張俊身任之公無憂欲卽進兵  
浚曰投鼠忌器事不可急急則恐有不測已遣馮轎甘  
言誘賊矣三月戊戌以所部發平江張浚慮世忠兵少  
以劉寶兵二千借之舟行載甲士綿亘三十里至秀州  
稱病不行造雲梯治器械傅等始懼初傅正彥聞世忠  
來檄以其兵屯江陰世忠以好語報之且言所部殘零  
欲赴行在傅等大喜許之至矯制除世忠及張俊爲節  
度使皆不受時世忠妻梁氏及子亮爲傅所質防守嚴

密朱勝非給傅曰今白太后遣二人慰撫世忠則平江諸人益安矣於是召梁氏入封安國夫人俾迓世忠速其勤王梁氏疾驅出城一日夜會世忠於秀州未幾明受詔至世忠曰吾知有建炎不知有明受斬其使取詔焚之進兵益急傅等大懼次臨平賊將苗翊馬柔吉負山阻河爲陣中流植鹿角梗行舟世忠合舟力戰張俊繼之劉光世又繼之軍少却世忠復舍馬操戈而前令將士曰今日當以死報國面不被數矢者皆斬於是士皆用命賊列神臂弩持滿以待世忠瞋目大呼挺刃突前賊辟易矢不及發遂敗傅正彥擁精兵二千開湧金門以遁世忠馳入帝步至宮門握世忠手慟哭曰中軍吳湛佐逆爲最尚留朕肘腋能先誅乎世忠卽謁湛握手與語折其中指戮于市又執賊謀主王世修以屬吏詔授武勝軍節度使御營左軍都統制請于帝曰賊擁精兵距甌閩甚邇儻成巢窟卒未可滅臣請討之於是以爲江浙制置使自衢信追擊至漁梁驛與賊遇世忠步走挺戈而前賊望見咋曰此韓將軍也皆驚潰擒正彥及傅弟翊送行在傅亡建陽追禽之皆伏誅世忠初陛辭奏曰臣誓生獲賊爲社稷刷恥乞殿前二虎賁護俘來獻至是卒如其言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授

檢校少保武寧昭慶軍節度使兀朮將入侵帝召諸將  
問移蹕之地張俊辛企宗勸自鄂岳幸長沙世忠曰國  
家已失河北山東若又棄江淮更有何地於是以世忠  
爲浙西制置使守鎮江旣而兀朮分道渡江諸屯皆敗  
世忠亦自鎮江退保江陰杜充以建康降敵兀朮自廣  
德破臨安帝如浙東世忠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  
灣後軍駐海口俟敵歸邀擊之帝召至行在奏方留江  
上截金人歸師盡死一戰帝謂輔臣曰比呂頤浩在會  
稽嘗建此策世忠不謀而同賜親札聽其留會上元節  
就秀州張燈高會忽引兵趨鎮江及金兵至則世忠軍  
已先屯焦山寺金將李選降受之兀朮遣使通問約曰  
大戰許之戰將十合梁夫人親執桴鼓金兵終不得渡  
盡歸所掠假道不聽請以名馬獻又不聽撻辣在濰州  
遣孛堇太一趨淮東以援兀朮世忠與二酋相持黃天  
蕩者四十八日太一孛堇軍江北兀朮軍江南世忠以  
海艦進泊金山下預以鐵纜貫大鈎授驍健者明旦敵  
舟譟而前世忠分海舟爲兩道出其背每絕一纜則曳  
一舟沉之兀朮窮蹙求會語祈請甚哀世忠曰還我兩  
宮復我疆土則可以相全兀朮語塞又數日求再會言  
不遜世忠引弓射之亟馳去謂諸將曰南軍使船欲如

使馬奈何募人獻破海舟策閩人王某者教其舟中載土平版鋪之穴船版以權槳風息則出江有風則勿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又有獻謀者曰鑿大渠接江口則在世忠上流兀朮一夕潛鑿渠三十里且用方士計刑白馬剔婦人心自割其額祭天次日風止我軍帆弱不能運金人以小舟縱火矢下如雨孫世詢嚴允皆戰死敵得絕江遁去世忠收餘軍還鎮江初世忠謂敵至必登金山廟觀我虛實迺遣兵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岸泝約聞鼓聲岸兵先入廟兵合擊之金人果五騎闖入廟兵喜先鼓而出僅得二人逸其二中有絳袍玉帶旣墜而復馳者詰之乃兀朮也是役也兀朮兵號十萬世忠僅八千餘人帝凡六賜札褒獎甚寵拜檢校少保武成感德軍節度使神武左軍都統制建安范汝爲反辛企宗等討捕未克賊勢愈熾以世忠爲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副使世忠曰建居閩嶺上流賊沿流而下七郡皆血肉矣亟領步卒三萬水陸並進次劔潭賊焚橋世忠策馬先渡師遂濟賊盡塞要路拒王師世忠命諸軍偃旗仆鼓徑抵鳳凰山頰瞰城邑設雲梯火樓連日夜併攻賊震怖叵測五日城破汝爲竄身自焚斬其弟岳吉以狗禽其謀主謝嚮施達及裨將陸必疆等五百餘人世

忠初欲盡誅建民李綱自福州馳見世忠曰建民多無辜世忠令軍士馳城上毋下聽民自相別農給牛穀商賈弛征禁脅從者汰遣獨取附賊者誅之民感更生家爲立祠捷聞帝曰雖古名將何以加賜黃金器皿世忠因奏江西湖南寇賊尚多乞乘勝討平廣西賊曹成擁餘衆在郴邵世忠旣平閩寇旋師永嘉若將就休息者忽由處信徑至豫章連營江濱數十里羣賊不虞其至大驚世忠遣人招之成以其衆降得戰士八萬遣詣行在遂移師長沙時劉忠有衆數萬據白面山營柵相望世忠始至欲急擊宣撫使孟庾不可世忠曰兵家利害

策之審矣非參政所知請期半月效捷遂與賊對壘奕棊張飲堅壁不動衆莫測一夕與蘇格聯騎穿賊營候者呵問世忠先得賊軍號隨聲應之周覽以出喜曰此天錫也夜伏精兵二千於白面山與諸將拔營而進賊兵方迎戰所遣兵已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旗蓋傳呼如雷賊回顧驚潰麾將士夾擊大破之斬忠首湖南遂平授大尉賜帶笏仍勅樞密以功頒示內外諸將師還建康置背嵬軍皆勇鷙絕倫者九月爲江南東西路宣撫使置司建康三年三月進開府儀同三司充淮南東西路宣撫使置司泗州時聞李橫進師討僞齊議遣大將



以世忠忠勇故遣之仍賜廣馬七綱甲千副銀二萬兩帛二萬匹又出錢百萬緡米二十八萬斛爲半歲之用命戶部侍郎姚舜明詣泗州總領錢糧倉部郎官遜逸如平江府常秀饒州督發軍食李橫兵敗還鎮世忠不果渡江四年以建康鎮江江東宣撫使駐鎮江是歲金人與劉豫合兵分道入侵帝手札命世忠飭守備圖進取辭旨懇切世忠受詔感泣曰主憂如此臣子何以生爲遂自鎮江濟師俾統制解元守高郵候金步卒親提騎兵駐大儀當敵騎伐木爲柵自斷歸路會遣魏良臣使金世忠撤炊爨給良臣有詔移屯守江良臣疾馳去

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卽上馬令軍中曰朕吾鞭所嚮於是引軍次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卽起擊良臣至金軍中金人問王師動息具以所見對聶兒孛堇聞世忠退喜甚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撻孛也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旗雜出金軍亂我軍迭進背鬼軍各持長斧上撻人胷下斫馬足敵被甲陷泥淖世忠麾勁騎四面蹂躪人馬俱斃遂擒撻孛也等二百餘人所遣董叅亦擊金人於天長縣之鴟口擒女真四十餘人解元至高郵遇敵設水軍夾河陣日合戰十三相拒未決世忠遣成

閔將騎士往援復大戰俘生女真及千戶等世忠復親  
追至淮金人驚潰相蹈藉溺死甚衆捷聞羣臣入賀帝  
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沈與求曰自建炎以來  
將士未嘗與金人迎敵一戰今世忠連捷以挫其鋒厥  
功不細帝曰第優賞之於是部將董孜陳桷解元呼延  
通等皆峻擢有差論者以此舉爲中興武功第一時撻  
辣屯泗州兀朮屯竹塾鎮爲世忠所扼以書幣約戰世  
忠許之且使兩伶人以橘茗報聘會雨雪金饋道不通  
野無所掠殺馬而食蕃漢軍皆怨兀朮夜引軍還劉麟  
劉猷棄輜重遁五年進少保六年授武寧安化軍節度

使京東淮東路宣撫處置使置司楚州世忠披草萊立  
軍府與士同力役夫人梁親織薄爲屋將士有怯戰者  
世忠遺以巾幘設樂大宴俾婦人粧以耻之故人人奮  
厲撫集流散通商惠工山陽遂爲重鎮劉豫兵數入寇  
輒爲世忠所敗時張浚以右相視師命世忠自承楚圖  
淮陽劉豫方聚兵淮陽世忠卽引軍渡淮旁符離而北  
至其城下爲賊所圍奮戈一躍潰圍而出不遺一鏃呼  
延通與金將牙合孛堇搏戰扼其吭而禽之乘銳掩擊  
金人敗去旣而圍淮陽賊堅守不下約曰受圍一日則  
舉一烽至是六烽具舉兀朮與劉猷皆至世忠求援於

張俊俊以世忠有見吞意不從世忠勒陣向敵遣人語之曰錦衣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或危之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敵敵果至殺其導戰二人遂引去尋詔班師復歸楚州淮陽之民從而歸者以萬計三月除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兼節制鎮江府仍楚州置司四月賜號揚武翊運功臣加橫海武寧安化三鎮節度使九月帝在平江世忠自楚州來朝十月邊報急劉光世欲棄廬州還太平張俊亦請益兵都督張浚曰今日之事有進擊無退保於是世忠引兵渡淮與金將訛里也力戰劉猗將寇淮東爲世忠兵扼不得進七年築高郵城民益安之初世忠移屯山陽遣間結山東豪傑約以緩急爲應宿州馬秦及太行羣盜多願奉約束者金人廢劉豫中原震動世忠謂機不可失請全師北討招納歸附爲恢復計會秦檜主和議命世忠徙屯鎮江世忠言金人詭詐恐以計緩我師乞留此軍蔽遮江淮又力陳和議之非願効死節率先迎敵若不勝從之未晚又言王倫藍公佐交河南地界乞令明具無反覆文狀爲後證章十數上皆慷慨激切且請單騎詣闕面奏帝率優詔褒答後金果渝盟咸如其言金使蕭哲之來以詔諭爲名世忠聞之凡四上疏言不可許願舉兵決戰兵勢

最重處臣請當之又言金人欲以劉豫相待舉國士大夫盡爲陪臣恐人心離散士氣凋沮且請馳驛面奏不許旣而伏兵洪澤鎮將殺金使不克九年授少師十年金人敗盟兀朮率撤離曷李成等破王京分道深入八月世忠圍淮陽金人來救世忠迎擊於泖口鎮敗之又遣解元擊金人於潭城劉寶擊於千秋湖皆捷親隨將成閔從統制許世安奪淮陽門而入大戰門內世安中四矢閔被三十餘創復奪門出世忠奏其功擢武德大夫閔由是知名世忠進太保封英國公兼河北諸路招討使十一年兀朮耻順昌之敗復謀再入詔大合兵於

淮西以待旣而金敗於柘臯復圍濠州世忠受詔救濠以舟師至招信縣夜以騎兵擊金人於聞賢驛敗之金人攻濠州五日而破破三日世忠至楊沂中軍已南奔世忠與金人戰于淮岸夜遣劉寶沂流將劫之金人伐木塞赤龍洲扼其歸路世忠知之全師而還金人自渦口渡淮北去自是不復入侵世忠在楚州十餘年兵僅三萬而金人不敢犯秦檜收三大將權四月拜樞密使遂以所積軍儲錢百萬貫米九十萬石酒庫十五歸於國世忠旣不以和議爲然爲檜所抑及魏良臣使金世忠又力言自此人情消弱國勢委靡誰復振之北使之

來乞與面議不許遂抗疏言檜誤國檜諷言者論之帝  
格其奏不下世忠連疏乞解樞密柄繼上表乞骸十月  
罷爲醴泉觀使奉朝請進封福國公節鉞如故自此杜  
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驢携酒從一二奚童縱游西  
湖以自樂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十二年改潭國公顯  
仁皇后自金還世忠詣臨平朝謁后在北方聞其名慰  
問者良久十三年封咸安郡王十七年改鎮南武安寧  
國節度使二十一年八月薨進拜太師追封通義郡王  
孝宗朝追封蘄王謚忠武配饗高宗廟庭世忠初得疾  
勅尚醫視療將吏臥內問疾世忠曰吾以布衣百戰致  
位王公賴天之靈保首領沒於家諸君尚哀其死邪及  
死賜朝服貂蟬冠水銀龍腦以斂世忠嘗戒家人曰吾  
名世忠汝曹毋諱忠字諱而不言是忘忠也性戇直勇  
敢忠義事關廟社必流涕極言岳飛冤獄舉朝無敢出  
一語世忠獨撓檜怒語在檜傳又抵排和議觸檜尤多  
或勸止之世忠曰今畏禍苟同他日瞑目豈可受鐵杖  
於太祖殿下時一二天將多曲徇檜苟全世忠與檜同  
在政地一揖外未嘗與談嗜義輕財錫賚悉分將士所  
賜田輸租與編戶等持軍嚴重與士卒同甘苦器仗規  
畫精絕過人今克敵弓連鎖甲狻猊鍔及跳澗以習騎

洞貫以習射皆其遺法也嘗中毒矢入骨以彊弩括取  
之十指僅全四不能動刀痕箭瘢如刻畫然知人善獎  
用成閔解元王勝王權劉寶岳超起行伍秉將旄皆其  
部曲云解兵罷政臥家几十年澹然自如若未嘗有權  
位者晚喜釋老自號清涼居士子彥直彥質彥古皆以  
才見用彥古戶部尚書

彥直字子溫生期年以父任補右承奉郎尋直祕閣六  
歲從世忠入見高宗命作大字卽拜命跪書皇帝萬歲  
四字帝喜之拊其背曰他日令器也親解孝宗卯角之  
繻傅其首賜金器筆研監書鞍馬年十二賜三品服紹

興十七年中兩浙轉運司試明年登進士第調太社令  
二十一年世忠薨服除秦檜素銜世忠不附和議出彥  
直爲浙東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檜死拜光祿寺丞二  
十九年遷屯田員外郎兼權右曹郎官工部侍郎張浚  
都督江淮軍馬檄權計議軍事督府罷奉祠乾道二年  
遷戶部郎官主管左曹總領淮東軍馬錢糧會大軍倉  
給糧徑乘小輿往察之給米不如數捕吏寘于理初代  
者以乏興罷交承爲緡錢僅二十萬明年奏計乃四倍  
且以其羸獻諸朝帝嘉之拜司農少卿進直龍圖閣江  
西轉運兼權知江州時朝廷還岳飛家貲產多在九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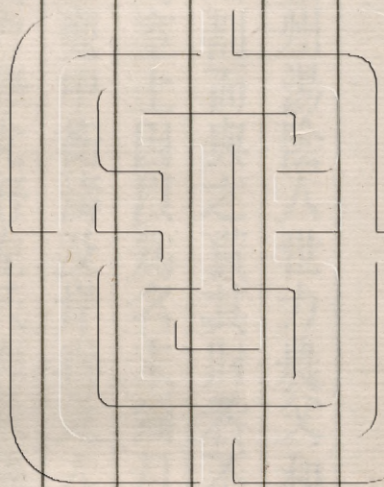
歲久業數易主吏緣爲姦彥直搜剔隱匿盡還岳氏復爲司農少卿總領湖北京西軍馬錢糧尋兼發運副使會時相不樂密啓換武授利州觀察使知襄陽府充京西南路安撫使七年授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條奏軍中六事乞備器械增戰馬革濫賞厲奇功選勇畧充親隨等朝廷多從之先是軍中騎兵多不能步戰彥直命騎士被甲徒行日六十里雖統制官亦令以身帥之人人習於勞苦馳騁如飛事聞詔令三衙江上諸軍倣行之八年勾歸文班乃授左中奉大夫充敷文閣侍制知台州勾祠養親提舉佑神觀奉朝請進對言頃自岳飛爲帥身居鄂渚遙領荆襄田師中繼之始分鄂渚爲二軍乞復舊又乞併京西湖北轉運爲一司分官置司襄陽可一事體帝善之遷刑部侍郎明年兼工部侍郎同列議大辟三鞫之弗承宜令以衆證就刑欲修立爲令彥直持不可白丞相梁克家曰若是則善類被誣必多冤獄且笞杖之刑猶引伏方決况人命至重乎議卒格以議奪吳名世改正過名不當降兩官會當遣使于金在廷相顧莫肯先帝親擇以往聞命慨然就道方入境金使蒲察問接國書事論難往復數十蒲察理屈因笑曰尚書能力爲主旣至幾罹禍者數守節不屈金

卒禮遣之帝嘉歎遷吏部侍郎尋權工部尚書復中大  
夫改工部尚書兼知臨安府方控辭以言罷提舉太平  
興國宮尋提舉佑神觀奉朝請尋知濕州首捕巨猾王  
永年窮治之杖徙他州奏免民間積逋以郡餘財代輸  
之然以累欠內帑坊塲錢不發鑄一官海寇出沒大洋  
劫掠勢甚張彥直授將領土豪等方畧不旬日生禽賊  
首海盜爲清樞密奏功進敷文閣學士以弟彥質爲兩  
浙轉運判官引嫌易泉府勾祠奉親差提舉佑神觀仍  
奉朝請特令佩魚示異數也入對乞搜訪靖康以來死  
節之士以勸忠義又上薦舉乞選人已經關升實歷六  
考無贓私罪犯者雜試以經術法律限其員額定其高  
下俾孤寒者得以自達定爲改官之制又乞令州郡守  
臣任滿日開具本州實在財賦數目具公移與交代者  
并達臺省庶可覈實以戢姦弊帝悉嘉納淳熙十年夏  
旱應詔言邇者濫刑爲致旱之由明年入對論三衙皆  
所以拱扈宸居而司馬乃遠在數百里外乞令歸司久  
之再爲戶部尚書會歲旱乞廣糴爲先備又乞追敗部  
曲曾誣陷岳飛者以慰忠魂以言降充敷文閣學士帝  
追感世忠元勳遣使諭彥直且謂彥直有才力言者誣  
之彥直感泣奏謝尋提舉萬壽觀有疾帝賜之藥進顯



宋史卷三十四 列傳  
謨閣學士提舉萬壽觀嘗撫宋朝事分爲類目名水心  
鏡爲書百六十七卷禮部尚書尤袤修國史白于朝下  
取是書以進光宗覽之稱善進龍圖閣學士提舉萬壽  
觀轉光祿大夫致仕卒特贈開府儀同三司賜銀絹九  
百爵至蘄春郡公

論曰古人有言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宋靖康  
建炎之際天下安危之機也勇畧忠義如韓世忠而爲  
將是天以資宋之興復也方兀朮渡江惟世忠與之對  
陣以閒暇示之及劉豫廢中原人心動搖世忠請乘時  
進兵此機何可失也高宗惟姦檜之言是聽使世忠不  
得盡展其才和議成而宋事去矣暮年退居行都口不  
言兵部曲舊將不與相見蓋懲岳飛之事也昔漢文帝  
思頗牧於前代宋有世忠不善用惜哉



宋史卷三百六十四

宋史卷三百六十五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一百二十四

岳飛 子雲

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世力農父和能節食以濟饑者有耕侵其地割而與之貰其財者不責償飛生時有大禽若鵠飛鳴室上因以爲名未彌月河決內黃水暴至母姚抱飛坐甕中衝濤及岸得免人異之少負氣節沈厚寡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生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學射於周同盡其術能左

右射同死朔望設祭於其家父義之曰汝爲時用其狗  
國死義乎宣和四年真定宣撫劉幹募敢戰士飛應募  
相有劇賊陶俊賈進和飛請百騎滅之遣卒僞爲商入  
賊境賊掠以充部伍飛遣百人伏山下自領數十騎逼  
賊壘賊出戰飛陽北賊來追之伏兵起先所遣卒擒俊  
及進和以歸康王至相飛因劉浩見命招賊吉倩倩以  
衆三百八十人降補承信郎以鐵騎三百往李固渡嘗  
敵敗之從浩解東京圍與敵相持於滑南領百騎習兵  
河上敵猝至飛麾其徒曰敵雖衆未知吾虛實當及其  
未定擊之乃獨馳迎敵有梟將舞刀而前飛斬之敵大  
敗遷秉義郎隸留守宗澤戰開德曹州皆有功澤大奇  
之曰爾勇智才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  
因授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  
一心澤是其言康王卽位飛上書數千言大略謂陛下  
已登大寶社稷有主已足伐敵之謀而勤王之師日集  
彼方謂吾素弱宜乘其怠擊之黃潛善汪伯彥輩不能  
承聖意恢復奉車駕日益南恐不足繫中原之望臣願  
陛下乘敵穴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  
復書聞以越職奪官歸詣河北招討使張所所待以國  
士借補修武郎充中軍統領所問曰汝能敵幾何飛曰

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欒枝曳柴以敗荆莫敖采樵  
以致絞皆謀定也所矍然曰君始非行伍中人飛因說  
之曰國家都汴恃河北以爲固苟馮據要衝峙列重鎮  
一城受圍則諸城或撓或救金人不能窺河南而京師  
根本之地固矣招撫誠能提兵壓境飛唯命是從所大  
喜借補武經郎命從王彥渡河至新鄉金兵盛彥不敢  
進飛獨引所部鏖戰奪其纛而舞諸軍爭奮遂拔新鄉  
翌日戰侯兆川身被十餘創士皆死戰又敗之夜屯石  
門山下或傳金兵復至一軍皆驚飛堅臥不動金兵卒  
不來食盡走彥壁乞糧彥不許飛引兵益北戰于太行

山擒金將拓跋耶烏居數日復遇敵飛單騎持丈八鐵  
槍刺殺黑風大王敵衆敗走飛自知與彥有隙復歸宗  
澤爲留守司統制澤卒杜充代之飛居故職二年戰胙  
城又戰黑龍潭皆大捷從間勅保護陵寢大戰汜水關  
射殪金將大破其衆駐軍竹蘆渡與敵相持選精銳三  
百伏前山下令各以薪芻交縛兩束夜半焚四端而舉  
之金人疑援兵至驚潰三年賊黃善曹成孔彥舟等合  
衆五十萬薄南薰門飛所部僅八百衆懼不敵飛曰吾  
爲諸君破之左挾弓右運矛橫衝其陣賊亂大敗之又  
擒賊杜叔五孫海於東明借補英州刺史黃善圍陳州

飛戰于清河擒其將孫勝孫清投真刺史杜充將還建  
康飛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此地非我有他  
日欲復取之非數十萬衆不可充不聽遂與俱歸師次  
鐵路步遇賊張用至六合遇李成與戰皆敗之成遣輕  
騎劫憲臣犒軍銀帛飛進兵掩擊之成奔江西時命充  
守建康金人與成合寇烏江充閉門不出飛泣諫請視  
師充竟不出金人遂由馬家渡渡江充遣飛等迎戰王  
瓌先遁諸將皆潰獨飛力戰會充已降金諸將多行剽  
掠惟飛軍秋毫無所犯兀朮趨杭州飛要擊至廣德境  
中六戰皆捷擒其將王權俘簽軍首領四十餘察其可  
用者結以恩遣還令夜斫營縱火飛衆亂縱擊大敗之  
駐軍鐘村軍無見糧將士忍饑不敢擾民金所籍兵相  
謂曰此岳爺爺軍爭來降附四年兀朮攻常州宜興令  
迎飛移屯焉盜郭吉聞飛來遁入湖飛遣王貴傳慶追  
破之又遣辯士馬臯林聚盡降其衆有張威武者不從  
飛單騎入其營斬之避地者賴以免圖飛像祠之金人  
再攻常州飛四戰皆捷尾襲於鎮江東又捷戰于清水  
亭又大捷橫屍十五里兀朮趨建康飛設伏牛頭山待  
之夜令百人黑衣混金營中擾之金兵驚自相攻擊兀  
朮次龍灣飛以騎三百步兵二千馳至新城大破之兀

木奔淮西遂復建康飛奏建康爲要害之地宜選兵靜  
守仍益兵守淮拱護腹心帝嘉納兀朮歸飛邀擊于靜  
安敗之詔討戚方飛以三千人營于苦嶺方遁俄益兵  
來飛自領兵千人戰數十合皆捷會張俊兵至方遂降  
范宗尹言張俊自浙西來盛稱飛可用遷通泰鎮撫使  
兼知秦州飛辭乞淮南東路一重難任使收復本路州  
郡乘機漸進使山東河北河東京畿等路次第而復會  
金攻楚急詔張俊援之俊辭乃遣飛行而命劉光世出  
兵援飛飛屯三塾爲楚援尋抵承州三戰三捷殺高太  
保俘酋長七十餘人光世等皆不敢前飛師孤力寡楚  
遂陷詔飛還守通泰有旨可守卽守如不可但以沙洲  
保護百姓伺便掩擊飛以泰無險可恃退保柴墟戰于  
南霸橋金大敗渡百姓于沙上飛以精騎二百殿金兵  
不敢近飛以泰州失守待罪紹興元年張俊請飛同討  
李成時成將馬進犯洪州連營西山飛曰賊貪而不慮  
後若以騎兵自上流絕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飛  
請自爲先鋒俊大喜飛重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陣所  
部從之進大敗走筠州飛抵城東賊出城布陣十五里  
飛設伏以紅羅爲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  
易其少薄之伏發賊敗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

不汝殺坐而降者八萬餘人進以餘卒奔成于南康飛  
夜引兵至朱家山又斬其將趙萬成聞進敗自引兵十  
餘萬來飛與遇於樓子莊大破成軍追斬進成走蘄州  
降僞齊張用寇江西用亦相人飛以書諭之曰吾與汝  
同里南薰門鐵路步之戰皆汝所悉今吾在此欲戰則  
出不戰則降用得書曰果吾父也遂降江淮平俊奏飛  
功第一加神武右軍副統制留洪州彈壓盜賊授親衛  
大夫建州觀察使建寇范汝爲陷邵武江西安撫李回  
檄飛分兵保建昌軍及撫州飛遣人以岳字幟植城門  
賊望見相戒勿犯賊黨姚達饒青逼建昌飛遣王萬徐  
慶討擒之升神武副軍都統制二年賊曹成擁衆十餘  
萬由江西歷湖湘據道賀二州命飛權知潭州兼權荆  
湖東路安撫都總管付金字牌黃旗招成成聞飛將至  
驚曰岳家軍來矣卽分道而遁飛至茶陵奉詔招之成  
不從飛奏比年多命招安故盜力强則肆暴力屈則就  
招苟不略加勦除蠶起之衆未可遽殄許之飛入賀州  
境得成謀者縛之帳下飛出帳調兵食吏曰糧盡矣柰  
何飛陽曰姑反茶陵已而顧謀若失意狀頓足而入陰  
令逸之謀歸告成成大喜期翌日來追飛命士蓐食潛  
趨遶嶺未明已至太平場破其砦成據險拒飛飛麾兵

掩擊賊大潰成走據北藏嶺上梧關遣將迎戰飛不陣而鼓士爭奮奪二隘據之成又自桂嶺置砦至北藏嶺連控隘道親以衆十餘萬守蓬頭嶺飛部才八千一鼓登嶺破其衆成奔連州飛謂張憲等曰成黨散去追而殺之則脅從者可憫縱之則復聚爲盜今遣若等誅其酋而撫其衆慎勿妄殺累主上保民之仁於是憲自賀連徐慶自邵道王貴自郴桂招降者二萬與飛會連州進兵追成成走宣撫司降時以盛夏行師瘴地撫循有方士無一人死癘者嶺表平授武安軍承宣使屯江州甫入境安撫李回檄飛捕劇賊馬友郝通劉忠李通李宗亮張式皆平之三年春召赴行在江西宣諭劉大中奏飛兵有紀律人恃以安今赴行在恐盜復起不果行時虔吉盜連兵寇掠循梅廣惠英韶南雄南安建昌汀邵武諸郡帝乃專命飛平之飛至虔州固石洞賊彭友悉衆至雲都迎戰躍馬馳突飛麾兵卽馬上擒之餘酋退保固石洞洞高峻環水止一徑可入飛列騎山下令皆持滿黎明遣死士疾馳登山賊衆亂棄山而下騎兵圍之賊呼丐命飛令勿殺受其降授徐慶等方略捕諸郡餘賊皆破降之初以隆祐震驚之故密旨令飛屠虔城飛請誅首惡而赦脅從不許請至三四帝乃曲赦人



感其德繪像祠之餘寇高聚張成犯袁州飛遣王貴平  
之秋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之授鎮南軍  
承宣使江南西路沿江制置使又改神武後軍都統制  
仍制置使李山吳全吳錫李橫牛臯皆隸焉偽齊遣李  
成挾金人入侵破襄陽唐鄧隨郢諸州及信陽軍湖寇  
楊么亦與偽齊通欲順流而下李成又欲自江西陸行  
趨兩浙與么會帝命飛爲之備四年除兼荆南鄂岳州  
制置使飛奏襄陽等六郡爲恢復中原基本今當先取  
六郡以除心膂之病李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羣  
盜帝以諭趙鼎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遂授黃復

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飛渡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  
擒賊不涉此江抵郢州城下僞將京超號萬人敵乘城  
拒飛飛鼓衆而登超投崖死復郢州遣張憲徐慶復隨  
州飛趣襄陽李成迎戰左臨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  
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平地雖衆十萬何  
能爲舉鞭指王貴曰爾以長槍步卒擊其騎兵指牛臯  
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合戰馬應槍而斃後騎皆擁入  
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復襄陽劉豫益成兵屯新野  
飛與王萬夾擊之連破其衆飛奏金賊所愛惟子女金  
帛志已驕惰劉豫僭僞人心終不忘宋如以精兵二十

萬直擣中原恢復故疆誠易爲力襄陽隨郢地皆膏腴苟行營田其利爲厚臣候糧足卽過江北勦戮敵兵時方重深入之舉而營田之義自是興矣進兵鄧州成與金將劉合孛堇列砦拒飛飛遣王貴張憲掩擊賊衆大潰劉合孛堇僅以身免賊黨高仲退保鄧城飛引兵一鼓拔之擒高仲復鄧州帝聞之喜曰朕素聞岳飛行軍有紀律未知能破敵如此又復唐州信陽軍襄漢平飛辭制置使乞委重臣經畫荆襄不許趙鼎奏湖北鄂岳最爲上流要害乞令飛屯鄂岳不惟江西藉其聲勢湖廣江浙亦獲安妥乃以隨郢唐鄧信陽並爲襄陽府路隸飛飛移屯鄂授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封武昌縣開國子兀朮劉豫合兵圍廬州帝手札命飛解圍提兵趨廬爲齊已驅甲騎五千逼城飛張岳字旗與精忠旗金兵一戰而潰廬州平飛奏襄陽等六郡人戶闕牛糧乞量給官錢免官私逋負州縣官以招集流亡爲殿最五年入覲封母國夫人授飛鎮寧崇信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進封武昌郡開國侯又除荆湖南北襄陽路制置使神武後軍都統制命招捕楊么飛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先遣使招諭之賊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

如山若與之敵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信必善遇我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至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參政席益與浚語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慙而止黃佐襲周倫若殺倫擒其統制陳貴等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統制任士安不稟王燮令軍以此無功飛鞭士安使餌賊曰三日賊不平斬汝士安宣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賊見止士安軍併力攻之飛設伏士安戰急伏四起擊賊賊走會召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不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所以難若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託使孤立而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許之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旣降賊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余端劉詵等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令入湖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么負

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亟遣兵擊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么投水牛臯擒斬之飛入賊壘餘酋驚曰何神也俱降飛親行諸砦慰撫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爲軍果八日而賊平浚嘆曰岳侯神算也初賊恃其險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爲讖獲賊舟千餘鄂渚水軍爲沿江之冠詔兼斬黃制置使飛以目疾

乞辭軍事不許加檢校少保進封公還軍鄂州除荆湖南北襄陽路招討使六年大行山忠義社梁興等百餘人慕飛義率衆來歸飛入覲面陳襄陽自收復後未置監司州縣無以按察帝從之以李若虛爲京西南路提舉兼轉運提刑又令湖北襄陽府路自知州通判以下賢否許飛得自黜陟張浚至江上會諸大帥獨稱飛與韓世忠可倚大事命飛屯襄陽以窺中原曰此君素志也飛移軍京西改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除宣撫副使置司襄陽命往武昌調軍居母憂降制起復飛扶櫬還廬山連表乞終喪不許累詔趣起乃就軍又命宣府河東

節制河北路首遣王貴等攻虢州下之獲糧十五萬石降其衆數萬張浚曰飛措畫甚大令已至伊洛則太行一帶山砦必有應者飛遣楊再興進兵至長水縣再戰皆捷中原響應又遣人焚蔡州糧九月劉豫遣子麟猊分道寇淮西劉光世欲舍廬州張浚欲棄盱眙同奏召岳飛以兵東下欲使飛當其鋒而已得退保張浚謂飛一動則襄漢何所制力沮其議帝慮俊光世不足任命飛東下飛自破曹成平楊么凡六年皆盛夏行師致目疾至是甚聞詔即日啓行未至麟敗飛奏至帝語趙鼎曰劉麟敗北不足喜諸將知尊朝廷爲可喜遂賜札言

敵兵已去淮卿不須進發其或襄鄧陳蔡有機可乘從長措置飛乃還軍時僞齊屯兵窺唐州飛遣王貴董先等攻破之焚其營奏圖蔡以取中原不許飛召貴等還七年入見帝從容問曰卿得良馬否飛曰臣有二馬日啖芻豆數斗飲泉一斛然非精潔卽不受介而馳初不甚疾比行百里始奮迅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褫鞍甲而不息不汗若無事然此其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致遠之材也不幸相繼以死今所乘者日不過數升而秣不擇粟飲不擇泉攬轡未安踳踳疾驅甫百里力竭汗喘殆欲斃然此其寡取易盈好逞易窮駑鈍之

材也帝稱善曰卿今議論極進拜太尉繼除宣撫使兼營田大使從幸建康以王德鄴瓊兵隸飛詔諭德等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飛數見帝論恢復之畧又手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於江南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粘罕因得休兵觀釁臣欲陛下假臣日月便則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既還遣王師前進彼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濬滑經畧兩河如此則劉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此舉帝荅曰有臣如此顧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又召至寢閣命之曰中興之事一

以委卿命節制光州飛方圖大舉會秦檜主和遂不以德瓊兵隸飛詔詣都督府與張浚議事浚謂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爲都統而命呂祉以督府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瓊素不相下一旦擥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宣撫如何飛曰暴而寡謀尤瓊所不服浚曰然則楊沂中爾飛曰沂中視事等爾豈能馭此軍浚翹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兵爲念耶卽日上章乞解兵柄終喪服以張憲攝軍事步歸廬毋墓側浚怒奏以張宗元爲宣撫判官監其軍帝累詔趨

飛還職飛力辭詔幕屬造廬以死請凡六日飛趨朝待  
罪帝慰遣之宗元還言將和士銳人懷忠孝皆飛訓養  
所致帝大悅飛奏比者寢閣之命咸謂聖斷已堅何至  
今尚未決臣願提兵進討順天道固人心以曲直爲老  
壯以逆順爲強弱萬全之効可必又奏錢塘僻在海隅  
非用武地願陛下建都上游用漢光武故事親率六軍  
往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所向人人用命未報而酈瓊  
叛浚始悔飛復奏願進屯淮甸伺便擊瓊期於破滅不  
許詔駐師江州爲淮浙援飛知劉豫結粘罕而兀朮惡  
劉豫可以間而動會軍中得兀朮謀者飛陽責之曰汝  
非吾軍中人張斌耶吾向遣汝至齊約誘至四太子汝  
往不復來吾繼遣人問齊已許我今冬以會合寇江爲  
名致四太子于清河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背我耶謀冀  
緩死卽詭服乃作蠟書言與劉豫同謀誅兀朮事因謂  
謀曰吾今貸汝復遣至齊問舉兵期剗股納書戒勿泄  
乘廢豫之際擣其不備長驅以取中原不報八年還軍  
鄂州王庶視師江淮飛與庶書今歲若不舉兵當納節  
請閑庶甚壯之秋召赴行在命詣資善堂見皇太子飛  
退而喜曰社稷得人矣中興基業其在是乎會金遣使

將歸河南地飛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惜相臣謀國不臧恐貽後世譏檜銜之九年以復河南大赦飛表謝寓和議不便之意有唾手燕雲復讎報國之語授開府儀同三司飛力辭謂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可訓兵飭士謹備不虞而不可論功行賞取笑敵人三詔不受帝溫言獎諭乃受會遣士偃謁諸陵飛請以輕騎從洒掃實欲觀釁以伐謀又奏金人無事請和此必有肘腋之虞名以地歸我實寄之也檜白帝止其行十年金人攻拱毫劉錡告急令飛馳援飛遣張憲姚政赴之帝賜札曰設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遙度飛

乃遣王貴牛臯董先楊再興孟邦傑李寶等分布經畧西京汝鄭潁昌陳曹光蔡諸郡又命梁興渡河糾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又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浩自以其軍長驅以闕中原將發密奏言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居以示無忘復讎之意帝得奏大褒其忠授少保河南府路陝西河東北路招討使尋改河南北諸路招討使未幾所遣諸將相繼奏捷大軍在潁昌諸將分道出戰飛自以輕騎駐鄆城兵勢甚銳兀术大懼會龍虎大王議以爲諸帥易與獨飛不可當欲誘致其師併力一戰中外聞之大懼詔飛審處自固飛曰金人



伎窮矣乃日出挑戰且罵之兀术怒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與韓常之兵逼鄆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麀戰數十合賊屍布野初兀术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三人爲聯號拐子馬官軍不能當是役也以萬五千騎來飛戒步卒以麻札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官軍奮擊遂大敗之兀术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兀术益兵來部將王貴以五十騎覘敵遇之奮斬其將飛時出視戰地望見黃塵蔽天自以四十騎突戰敗之方鄆城再捷飛謂雲曰賊屢敗必還攻穎昌汝宜

速援王貴旣而兀术果至貴將遊奕雲將背嵬戰于城西雲以騎兵八百挺前決戰步軍張左右翼繼之殺兀术婿夏金吾副統軍粘罕索索董兀术遁去梁興會太行忠義及兩河豪傑等累戰皆捷中原大震飛奏興等過河人心願歸朝廷金兵累敗兀术等皆令老少北去正中興之機飛進軍朱僊鎮距汴京四十五里與兀术對壘而陣遣驍將以背嵬騎五百奮擊大破之兀术遁還汴京飛檄陵臺令行視諸陵葺治之先是紹興五年飛遣梁興等布德意招結兩河豪傑山砦韋銓孫謀等斂兵固堡以待王師李通胡清李寶李興張恩孫琪等

舉衆來歸金人動息山川險要一時皆得其實盡磁相  
開德澤潞晉絳汾隰之境皆期日興兵與官軍會其所  
揭旗以岳爲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餽義  
軍頂盆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燕以南金號令不行  
兀朮欲簽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從者乃嘆曰自我起  
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衄金帥烏陵思謀素號桀  
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諭之曰毋輕動俟岳家軍來卽降  
金統制王鎮統領崔慶將官李覬崔虎葉旺等皆率所  
部降以至禁衛龍虎大王下忤查千戶高勇之屬皆密  
受飛旗榜自北方來降金將軍韓常欲以五萬衆內附  
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爾方指日  
渡河而檜欲畫淮以北棄之風臺臣請班師飛奏金人  
銳氣沮喪盡棄輜重疾走渡河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  
不再來機難輕失檜知飛志銳不可回乃先請張俊楊  
沂中等歸而後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乞令班師一日奉  
十二金字牌飛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  
一旦飛班師民遮馬慟哭訴曰我等戴香盆運糧草以  
迎官軍金人悉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悲泣  
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飛留五日以待其  
徙從而南者如市亟奏以漢上六郡閒田處之方兀朮

棄汴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矣兀朮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五十萬京城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况欲成功乎兀朮悟遂留飛既歸所得州縣旋復失之飛力請解兵柄不許自廬入覲帝問之飛拜謝而已十一年諜報金分道渡淮飛請合諸師之兵破敵兀朮韓常與龍虎大王疾驅至廬帝趣飛應援凡十七札飛策金人舉國南來巢穴必虛若長驅京洛以擣之彼必奔命可坐而敝時飛方苦寒嗽力疾而行又恐帝急於退敵乃奏臣如擣虛勢必得利若以爲敵

方在近未暇遠圖欲乞親至蘄黃以議攻却帝得奏大喜賜札曰卿苦寒疾乃爲朕行國爾忘身誰如卿者師至廬州金兵望風而遁飛還兵于舒以俟命帝又賜札以飛小心恭謹不專進退爲得體兀朮破濠州張俊駐軍黃連鎮不敢進楊沂中遇伏而敗帝命飛救之金人聞飛至又遁時和議旣決檜患飛異已乃密奏召三大將論功行賞韓世忠張俊已至飛獨後檜又用參政王次翁計俟之六七日旣至授樞密副使位參知政事上飛固請還兵柄五月詔同俊往楚州措置邊防總韓世忠軍還駐鎮江初飛在諸將中年最少以列校拔起累

立顯功世忠俊不能平飛屈已下之幕中輕銳教飛勿苦降意金人攻淮西俊分地也俊始不敢行師卒無功飛聞命卽行速解廬州圍帝授飛兩鎮節俊益耻楊么平飛獻俊世忠樓船各一兵械畢備世忠大悅俊反忌之淮西之役俊以前途糧乏誅飛飛不爲止帝賜札褒諭有曰轉餉艱阻卿不復顧俊疑飛漏言還朝反倡言飛逗遛不進以乏餉爲辭至視世忠軍俊知世忠忤檜欲與飛分其背鬼軍飛義不肯俊大不悅及同行楚州城俊欲修城爲備飛曰當戮力以圖恢復豈可爲退保計俊變色會世忠軍吏景著與總領胡紉言二樞密若

分世忠軍恐至生事紉上之朝檜捕著下大理寺將以扇搖誣世忠飛馳書告以檜意世忠見帝自明俊於是大憾飛遂昌言飛議棄山陽且密以飛報世忠事告檜檜大怒初檜逐趙鼎飛每對客嘆息又以恢復爲己任不肯附和議讀檜奏至德無常師主善爲師之語惡其欺罔恚曰君臣大倫根於天性大臣而忍面謾其主耶兀术遺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爲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己必及禍故力謀殺之以諫議大夫万俟卨與飛有怨風高劾飛又風中丞何鑄侍御史羅汝楫交章彈論大率謂今春金人

攻淮西飛畧至舒蘄而不進比與俊按兵淮上又欲棄山陽而不守飛累章請罷樞柄尋還兩鎮節充萬壽觀使奉朝請檜志未伸也又諭張俊令劫王貴誘王俊誣告張憲謀還飛兵檜遣使捕飛父子證張憲事使者至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初命何鑄鞠之飛裂裳以背示鑄有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旣而閱實無左驗鑄明其無辜改命万俟卨高誣飛與憲書令虛申探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令措置使飛還軍言其書已焚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或教高以臺章所指淮西事爲言高喜白檜簿錄飛家取當時御札藏之以滅迹又逼

孫革等證飛受詔逗遛命評事元龜年取行軍時日雜定之傳會其獄歲暮獄不成檜手書小紙付獄卽報飛死時年三十九雲棄市籍家貲徙家嶺南幕屬于鵬等從坐者六人初飛在獄大理寺丞李若樸何產猷大理卿薛仁輔並言飛無罪高俱劾去宗正卿士儂請以百口保飛高亦劾之竄死建州布衣劉允升上書訟飛寃下棘寺以死凡傳成其獄者皆遷轉有差獄之將上也韓世忠不平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二字何以服天下時洪皓在金國中蠟書馳奏以爲金人所畏服者惟飛至

以父呼之諸酋聞其死酌酒相賀飛至孝母留河北遣人求訪迎歸母有痼疾藥餌必親母卒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驩飾名姝遺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却不受玠益敬服少豪飲帝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遂絕不飲帝初爲飛營第飛辭曰敵未滅何以家爲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平矣師每休舍課將士注坡跳壕皆重鎧習之子雲嘗習注坡馬躓怒而鞭之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拆屋餓死不鹵掠卒有

疾躬爲調藥諸將遠戍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凡有頒犒均給軍吏秋毫不私善以少擊衆欲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爲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俊嘗問用兵之術曰仁智信勇嚴闕一不可調軍食必蹙額曰東南民力耗散極矣荆湖平募民營田又爲屯田歲省漕運之半帝手書曹操諸葛亮羊祜三事賜之飛跋其後獨指操爲姦賊而鄙之尤檜所惡也張所死飛感舊恩鞠其子宗本奏以官李寶自楚來歸韓世忠留之寶痛哭願歸飛世忠以書來諭飛復曰

均爲國家何分彼此世忠嘆服襄陽之役詔光世爲援  
六郡旣復光世始至飛奏先賞光世軍好賢禮士覽經  
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効力飛何  
功之有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於人卒以此得禍  
檜死議復飛官万俟卨謂金方願和一旦錄故將疑天  
下心不可及紹興末金益猖獗太學生程宏圖上書訟  
飛寃詔飛家自便初檜惡岳州同飛姓改爲純州至是  
仍舊中丞汪澈宣撫荆襄故部曲合辭訟之哭聲雷震  
孝宗詔復飛官以禮改葬賜錢百萬求其後悉官之建  
廟於鄂號忠烈淳熙六年謚武穆嘉定四年追封鄂王  
五子雲雷霖震霆

雲飛養子年十二從張憲戰多得其力軍中呼曰羸官  
人飛征伐未嘗不與數立奇功飛輒隱之每戰以手握  
兩鐵椎重八十斤先諸軍登城攻下隨州又攻破鄧州  
襄漢平功在第一飛不言逾年銓曹辯之始遷武翼郎  
楊么平功亦第一又不上張浚廉得其實曰岳侯避寵  
榮廉則廉矣未得爲公也奏乞擢異數飛力辭不受嘗  
以特旨遷三資飛辭曰士卒冒矢石立奇功始升一級  
男雲遽躡崇資何以服衆累表不受穎昌大戰無慮十  
數出入行陣體被百餘創甲裳爲赤以功遷忠州防禦

使飛又辭命帶禦器械飛又力辭之終左武大夫提舉  
醴泉觀死年二十三孝宗初與飛同復元官以禮祔葬  
贈安遠軍承宣使雷忠訓郎閣門祇候贈武畧郎霖朝  
散大夫敷文閣侍制贈大中大夫初飛下獄檜令親黨  
王會搜其家得御札數篋束之左藏南庫霖請於孝宗  
還之霖子珂以淮西十五御札辨驗彙次凡出師應援  
之先後皆可考嘉定間爲籲天辨誣集五卷天定錄二  
卷上之震朝奉大夫提舉江南東路茶鹽公事霆修武  
郎閣門祇候

論曰西漢而下若韓彭絳灌之爲將代不乏人求其文  
武全器仁智並施如宋岳飛者一代豈多見哉史稱關  
雲長通春秋左氏學然未嘗見其文章飛北伐軍至汴  
梁之朱僊鎮有詔班師飛自爲表答詔忠義之言流出  
肺腑真有諸葛孔明之風而卒死於秦檜之手蓋飛與  
檜勢不兩立使飛得志則金讎可復宋耻可雪檜得志  
則飛有死而已昔劉宋殺檀道濟道濟下獄嗔目曰自  
壞汝萬里長城高宗忍自棄其中原故忍殺飛嗚呼冤  
哉嗚呼冤哉



宋史卷三百六十五

宋史卷三百六十五考證

岳飛傳嘗問用兵之術曰仁知信嚴勇。臣蒲封按岳

武穆御軍記征羣盜過廬陵託宿廛市質明為主人  
訊埽門宇洗除盆盎而去郡守供帳餞別于郊師行  
將絕謁未得通問大將軍何在殿者曰已雜偏禪去  
矣其嚴肅如此

突其眾龍收也

韓幹歸未野野閱大秋軍時本想李曰日對爾爾

成歸西字其斜而益而志潤字動海翁恨于校附行

九野鳴軍時益益益益益益益益益益益益益益益益

出乘對普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問

宋史卷三百六十五考證

